

心扉

前言

阿世、阿新、阿南、小悠与青青是高中时的同窗好友，而阿泽与青青是情同姐弟的人生知己。六个人的内心中都仿佛有一扇无形的门，将情感世界封锁在这道心扉之后。本小说有五个篇章组成，每一篇都有一位视点主角，通过该视点主角的视角，来描绘六位主要人物跨越二十年的心路历程。

目录

一、阿世篇	I. 迷宫(上) II. 告白 III. 迷宫(下)	P2
二、阿新篇	I. 荒野 II. 成全	P13
三、小悠篇	I. 追忆	P27
四、阿南篇	I. 花火	P38
五、阿泽篇	I. 泡影 II. 梦醒	P55

一、阿世篇

I. 迷宫(上)

2026 年 5 月

车窗外的十字路口，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不会多加留意。这里没有璀璨的灯光，没有耸立的高楼。唯一点缀着这条柏油路的，能称之为风景的只有拐角处的一颗樱花树。但即使是 3 月，樱花盛开的季节，这里的樱树也没有为这个十字路口添上多么瞩目的色彩，更不要说现在已到晚春，转角处的樱树上只剩下了些许残存的花瓣，在暖风中摇摇欲坠。

但这里却是她心中最美好的地方，她曾说过，鸡鸣寺的樱花再多，也没有这里的一抹好看。现在想来，以前来这里的我并没有听懂她的心声，而如今和她分别了这么久，才开始渐渐地领悟。

樱花最美的时节不是在初春的花季，不是她在一场春雨后如火如荼争先绽放的时候，而是在五月她即将凋零的时刻。早在日本的战国时代，樱花便是唯美的象征，纯白的花瓣传说会在飘下的那一刻被染上绯红的颜色，预示着生命不在长度，盛开就已珍贵。可能青青她想说的，便是这里的樱花虽然不及鸡鸣寺的引人注目，但反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微不足道，才让这一抹樱花有了更深入人心的凄美吧。

车子已经向前开了许久，车窗外的十字路口也已被各样的风景所更迭，但我依旧朝着那颗樱树的方向望去，仿佛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那颗拐角处的樱花树，仿佛那颗樱花树下依然是那个安静的女孩，等着我久违的问候。

“阿世！”我的右臂被推搡了一下，“阿世！”我赶忙看向右边，这才回过神，发现是阿新在叫我。

“你都望着那窗外好久了，到底在看什么呀？”

“没有看什么呢，只是想起毕业那事了。”

阿新的眼神变得锐利了起来，把手搭在我的右肩上，刻意咳嗽了几下，压低了声音说道，“同学，又在想青青了吧。”

我不敢直视他那坚定的眼神，仿佛一对上眼他便会知道我所说的真伪，便把目光投向了车窗外，开始嘟起了嘴，用悠闲的语调在嘴边嘀咕着，“哪有，只是刚刚路过了以前来过的地方。”

我转头看向阿新，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早就看破了我的谎言，摆出一副得意的模样。从高中相识到现在已过了九年，而九年的每一刻他都一往的警觉，好似每次都能在我有心事时明察秋毫，有怎样的心思都能被他尽收眼底。不行，我转念一想，得趁他捅破篓子‘逼问’我和青青之间的事之前，还是把话题转向别处吧。

“话说…”我本不想提及这件事，但看他的嘴唇稍动了一下，还是抢在他之前拿到了话语权。“话说…阿南他今天会出席吗？”

突然阿新的笑容从脸上褪去，车内的气氛变得沉重了起来。“他没有回我的短信，我也去问过朱朱，她也没有阿南的回应。”他叹了一口气。

“唉，自从那件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真为他担心。”

阿新没有回答，独自看向窗外，我也意识到了这一刻的沉默不应被打破，没有再追问下去，也望向了窗外。顿时间，关于阿南的回忆不自觉地浮现了出来。

阿南是我和阿新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有时我们会说他幼稚，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因为他一直在父母的陪伴下，怀一颗孩子般的童心长大。虽然他的年纪在我们三个中是最大的，但总是把他像弟弟一样的对待。这样的他却在三年前遭

遇了车祸，不幸地失去了父母，之后便去了日本，寄住在东京的娘家。阿南对于我和阿新来说是最触及心底的惋惜，我们都不能想象他经受了多大的痛苦。他去日本前的那段时候，我还在美国，阿新也在北京参加夏令营，最好的朋友却都没有及时来到他的身边。而当时我们能做的，也是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祈祷这个孩子能拾起往日的快乐，但也许他…

已经有好一会儿车内没有人说话了，我拍了拍阿新的腿，强忍住伤感，还是用着积极的口吻向他说道，“今天是你和小悠的婚礼，就不提阿南的事了吧。等未来安定了下来，我们一定会去找他的。”

阿新把头往天上仰起，稍稍转过头闭上了眼，但他眼角的泪还依稀能够看见。我把头转回来，装作没有看到他的泪，给他些许时间来调整情绪。他低下了头，平了平语气，转头看向我，一双哭红的眼睛诉说着他那微弱的答复，“嗯，一定。”

我和阿新已坐车来到了婚礼现场，现在在酒店的化妆室中等着新娘的到来。虽说这明明是阿新的婚礼，可他却显得不紧不慢的，在服装师的指导下试穿着之后的礼服，反倒是我在焦急地时而望向门口，盼着载着小悠还有青青的婚车的出现。但转念一想，这也并不奇怪。阿新和小悠自高三便确认了情侣的关系，毕业后也考上了同一所大学。我听与小悠同系的小卉说，到了大学里，他们两个也依旧经常待在一起。开始工作后，小悠来到上海一家有名的新媒体报社做记者，而阿新是给这家新媒体公司设计软件的 IT 企业的技术职员，两个人也会时常在职场上相遇。这几年来，两人唯一见不到彼此的日子可能也只有阿新去北京进修的那个夏天吧。七年的陪伴确实能让两个人有这样互相信任的默契羁绊，难怪阿新现在能这么从容地面对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

但对于我来说，我却不能像阿新那样坦然地正视自己的感情。毕业的时候，我曾以为去美国是自己人生中的单行道，只要迈出第一步，便不会再迷茫。而与青青的感情，便是我在这条前行道路上遇到每一件新事物时藏在心底的确信。而这份感情却渐渐地使我的人生抉择变成了迷宫中的十字路口。迷宫的一端是自高中开始便奋力前行的目标，另一端是那个我无法割舍的女孩。本科毕业后的两年，我本可以去申请医学院，但我还是选择去纽约的一家医院实习了两年。一方面我不停地劝说自己，继续读医才是唯一不会辜负自己的使命，而另一面，我的内心却又隐藏不住悸动——想要回来，想要回到青青的身边……

这两年来见不到青青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到钱钟书先生写的《围城》。高中第一次读时，我不解书中杨绛题写的‘城外的人想要进来，城里的人想要出去。’，而书中主角方鸿渐对待感情的懦弱也是我所嗤之以鼻的。而如今的我却不自觉地走在这迷宫的十字路口中，不知从何时起也陷入了围城的困境。想到这里，我拿出放在提包里的一个盒子，并没有打开，只是揣在怀里了许久。暗自鼓励自己这次一定要听到她的答复，然后便一动不动地坐在了原地，似乎过了好久好久……

突然化妆室外传来了敲门声，我赶忙把盒子又放回来包中。“哦，阿世！两年不见了呢。”今天的伴娘小艾还有主角小悠走进了化妆室。我和她俩寒暄了几句，便走出了化妆室，因为我现在知道我最想见到的，也来到了会场。

现在的会场布满了应邀的来宾，比刚刚空无一人时还要显得浩大。望着人海中零星的熟悉面孔，找到青青好似格外困难。但我总是会找到她，总是会找到那个喜欢一个人待在角落的，那个一瞥便使人瞩目的女孩。

我快步走上前去，本想在她还未注意的时候抱住她。但本应最后迈出的一大步变成了稍稍向前的碎步，之后便停了下来。她也注意到了我，向我走来。事实

是每次我们两个人重逢时我们都好像会变的陌生起来,就像回到了高中初识时的样子,更何况这次分别了两年,难免一下子都不知道该从什么开始讲起。但我们两个人也都渐渐习以为常了,开始习惯了不论相别多久,都不需要多少表达思念的词藻,只需要一句话便能胜过千言万语。

“好久不见。”

婚礼时,我和青青,朱朱,小卉,阿浩还有阿翔坐在一桌。小卉和朱朱是青青高中的闺蜜,阿浩和阿翔也是我高中时期的好友。婚礼开始后的几分钟,我们这桌都显得不怎么活跃,我便抢先找了话题。我对着桌上的人打趣地说,“和青青这一别都两年了,今天见到她,总觉得她现在长得越来越像她喜欢的片寄凉太了。”

青青抿着嘴唇,朝我这撇了一眼,便暗自苦笑了起来。朱朱和小卉侧过身来边抚摸着青青的头,边开怀的笑了起来。阿浩也眯起了小眼,摆出一副听懂了的模样,只有阿翔显得有些木纳,不识趣地问了我话中是什么意思。我给他比了个眼神,暗示他不要追问下去,让他假装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他好像丝毫没有察觉。我只好当着青青的面向阿翔解释,我看着桌上的菜,装作心不在焉地说,“就是,高中有一次我说,你们不觉得青青喜欢的那个片鸡,越看越像个包子吗?”

阿翔这才反应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添油加醋地对我说,“哦,懂了,你这就是说人家青青胖。”听完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往青青那边看,只是用余光往她那里一瞥,也开始苦笑了起来。

在我自讨没趣的发言后,我们这桌便又陷入了沉默,不一会儿便到了我上台

致辞的时候了。

在上台前，我把包里的礼物盒偷偷放进了西装的口袋里，和阿新交换了下眼神后，便开始致辞。我写的致辞稿里面无不是我和阿新自从成为好友后经历的大小欢乐的事，但我的内心却格外的紧张，心脏如同被吊了起来，心跳迟迟无法平息。对于这一篇长达2千字的演讲稿，我却希望它能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因为，我让阿新答应帮我一个忙，允许我在致辞完后能在台上，向青青求婚…

II. 告白

2020年6月

‘When it’s black, take a little time to hold yourself, take a little time to feel around before it’s gone.’ James Morrison 的歌声缓缓传入耳中，今天是毕业的日子，我与青青与往常一样一起在放学路上同行。但这最后的一次回家路上，我们却迟迟没有打破沉默。我心想着要在这最后一天，把内心所想倾诉于她，可是这时才发现对于我来说，表达心意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班里，即使阿南总说我对青青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可我一次都不曾亲口告诉过她。事实上，我总是会害怕向别人展示我真实的内心，只是把真实的想法暗自藏在心中。正是因此，我总是送给青青许多礼物，寄希望这些礼物能够让她明白自己的心意。但我也明白，也许再多的礼物，都比不上一句亲口的告白，于是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条回家路的尽头，将内心想法说出口。可我依旧是惶惶不安，只是戴上耳机，希望能从这首‘I won’t let you go’中寻得告白的勇气，又希望着这条路能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在这条路上，走过一个个熟悉的地方，心底里对于青青的回忆一件件地涌上心头。

虽说我和青青是高中同班，但我们直到高二都没有很多的交流。记忆里高一的她是个安静的女孩，虽说她和我同是课代表，但除了工作上，我们两个很少会谈到自己的事。上学的时候，她显得没有那么引人注目，有时不经意间注意到她，她也大都是一个人在角落里看书。

而到了高二的下半年，那时的我在出国和高考的面前挣扎。在美国工作的叔叔时常会跟我讲西方的文化，而我也渐渐被那里的人文所吸引，一心想要埋头为出国做准备，而父母却不准我放弃国内的高考，让我在学英语的同时还要兼顾学校里各科的测试。那时的每一天都如同是顶着一个巨大的包袱一样度过的。那时的我，并没有把这些事告诉过阿新、阿南他们，嘴上告诉自己的是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但心里想的是不想把自己无助的一面暴露给他们看，只是把这些忧虑藏在自己的微笑中。

有一次，叔叔回上海来，约我到咖啡馆里谈心。我跟他说了我的近况，而他建议我去新结实一位好朋友，然后把开心的不开心的事都告诉他，这样一来能缓解自己的压力，二来也算是适应在美国的社交迈出的第一步。那时的我和班里的男生都关系不错，要说交一个新朋友，便自然的想到了同是课代表，又不是多么熟知的青青。

我和她便慢慢的开始会偶尔地在工作之余，谈到自己的事。有一次听说她家与我家有一段同路，在她十七岁的生日，我便约她一起回家。那天的我们除了出校门的一段路有说笑过，之后便陷入了沉默。好在之后，我们渐渐地在回家路上变的活跃了起来。只要我在学校里没有足球队的训练，便会和她同行。就这样，

作为对于留学生来说最关键的高二也在结实一位新朋友的同时，圆满地结束了。

到了高三，因为学校的申请，我经常会从学校请假，在家里写文书。我本以为在这些见不到同学的日子里，我会格外地想念阿新他们，但我脑海里浮现的，却一尘不变的是青青。要说友谊，阿新和阿南是我自入学以来便相识的好友，他们帮我渡过难关的事也不在少数，可我依然把全部的思念交付给了青青，也许在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已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对青青的回忆还有许多，当我回过神往前看的时候，一棵樱花树已映入眼帘。这颗樱树再往前走便是青青的家，我也意识到了这段路终将要结束了。想着自己总得做什么，我摘下了耳机，久违地打破了沉默。“话说我这个寒假去了北海道的札幌。现在想起来那里冰雪节的雪人和你倒有些相似呢。”我转过身去看着她，嘴角旁不禁地露出了坏笑。

“哦？”青青稍稍低下头，把目光扫向前方的地上，嘟起嘴，用着修饰过的声线说，“那是因为，我像雪人一样可爱吗？”她的语气和平时的相比显得格外的俏皮。

我也嘟起了嘴，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藏起脸颊上的笑容后说，“不是哦，我是说你的头这么圆，身子也圆的像个球，而且还没脖子，看着多少和那雪人有些神似呢。”说完，我没有转过去看她的反应，而她也没有发声，想想她大概是在一旁苦笑吧。

对于她，这样略带嘲讽的说笑已见怪不怪了，她总是说她妈妈会这样来指出她的不足，而她说说着说着，我也把这项本领给学会了，之后便总是这样说笑着逗她玩。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棵樱树下，她指给我看了树梢上还残留着的一株樱花，在暖风中依然绽放着。

“真是稀奇呢，第一次见到到了六月还没谢下的樱花。”我抬头看着那株樱花，小小的花瓣没有一点污浊，如同一位还未入俗世的新娘。

“是呢，我就说这里的樱花好的很。我们南京行去过的鸡鸣寺里，虽说樱花数不胜数，但也没这里的一抹要来的好看。”她掏出手机，上前了好几步，来拍这朵樱花。而我也静静地望着这朵纯白的小花，突然心跳开始加速，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平时的我到了这种紧张的时候，便会不知如何是好地说不出话，而这一次我却无比地确信自己应该说出口的话。因为青青就像这朵小花一样，是一张纯白的画布，而我想要的，不需要多加犹豫，只是在这张白布上画上属于我对她心意的符号。

一句用着最轻的、最颤抖的声音，却又是最坚定的。“我喜欢你。”

III. 迷宫(下)

2026 年 5 月

致辞稿上的台词已见了底，我看向台下的青青，浮现在脑海里的是那个安静的她，那个会关怀的她，那个会时而变得俏皮的她。如果说现在我对她的感情如同迷宫中的十字路，那么我明白，走出迷宫唯一的方法，便是向她展开我的心扉。

“青…”，我的声音颤抖了起来，我用余光看向了在一旁的阿新，他稍稍对我点了下头。我便清了清嗓子后说出了口，“青青，你能上台来一下吗？”

‘哒哒哒’的声音在耳边作响，而我已分不清这是青青的脚步声，还是心脏抨击着胸膛的声音。我伸向口袋里的礼物盒，试图让自己清醒下来，对自己的内心

一遍遍的催眠道，这是我应该做的。

来到了台上的青青还显得有些茫然，而现在的我已确信我心中所想的每一步。两年来，我无不会想到这个场景，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好似已刻在了心底。我让她走到自己的面前，屈下膝盖，一只腿跪着倚在地上，另一只腿支撑着身体，把盒子从西装的口袋里取出，右手缓缓地打开了礼盒。我本想要向她解释，为什么要这么急促地在阿新的婚礼上向她求婚，可我的心跳却前所未有地加快，仿佛有一股力量要把心底的所想一股劲的推挤出心扉之外。我看着她的眼睛，从中仿佛看到了满天的星河。而我对着其中最闪烁的那颗低声说道，“我爱你。”

她的神色变得慌张了起来，转头看向台下的来宾，又看向在一旁的新郎与新娘，然后才看向了我。这对她来说的一两秒，对于我来说却似乎是过了好久。这时的我，心脏以停止了跳动，大脑已失去了思考，四肢已失去了触觉，只是尽力地维持着原样，眼睛已失去了聚焦的能力，只是向眼前青青的方向望去，嘴巴也已干涸地说不出话，好似只有耳朵还很机灵地能够过滤到台下的噪声，把注意留在了青青身上。不到片刻，我的耳朵也失去了感觉，在嘈杂的声响中，青青的声音显得无比的微弱，而我却听到了她心中的声音，“我也爱你。”

我把戒指佩戴在了青青左手的中指上，便与她下了台。而之后的她却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有人来向她道喜，她也只是略略提起嘴角地一笑。这样的笑，我一次都没有从青青身上看到过。我看着面前的青青，而这时的她显得从未有过的陌生。我们两个人自下台后都没有说过话，而坐在身旁，离我只有半米的青青，却在刹那间好似相隔千里。

突然她显得有些神色慌忙地起了身，和同桌的人说身体不舒服，便想要先行

离开。我看着变得如此奇怪的她，想要也跟上去问她是怎么回事，却突然感觉腿被踢了一下。我转头一看，发现是阿翔在给我比着眼色，他悄悄地把嘴凑到我的耳边，却丝毫不压低音量，好像要让所有人都听见似地说，“还不快跟上去，人家等不及要跟你行夫妻之间的事了。”

我白了阿翔一眼，并没有理会他，但是我实在担心青青的事，也随即向同桌的人和阿新他辞了行。

这时的酒店外已下起了雨，我追上青青，给她打了伞，准备送她回家。而这回家的一路上，她却一句话都没有说，而我也不敢转头去看她，只是继续往前走。

感觉才过了没多久，便走到了她家门前的一棵樱树下。“那我就送你到这了。”我转头向她说道，而我这时才发现她的眼睛已被泪水湿润的通红。

“对不起。”青青低下了头，刻意地躲避着我的目光，看向旁边的樱树。突然她开始哽咽了起来，然后对戒指看了许久，又缓缓地把它从中指上摘下，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我现在还没有想过要结婚，但我也不想婚礼上拒绝你，所以我才…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没有…”

顷刻间，我的内心像是被橡皮擦去了所有的笔墨，只留下了一片空白。空荡荡的心中没有一点点的感情，没有悲伤，没有不甘，没有气愤，我甚至不会了哭泣，不会了动怒，只是杵在风中，一动不动了好久。渐渐的我缓过了神，才又开始说了话。

“我本以为留学是我的全部，而有你在我的背后是我的幸福。可我却渐渐的变得在这条留学的路上喜欢回头，总会回头想着在最初的起点还有着无法割舍的女孩。这两年，我没有去读医学院，而是去医院实习了两年，也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回来做准备。但我知道，现在的我已走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中，而走出

迷宫的钥匙，便是你的回复。”我抹了抹眼角的泪，试着让眼睛停止住哭泣，可一滴滴泪依然在我的脸颊上划出一道道泪痕。“如果这就是你的回复的话，我也没有时间再等你了。迷宫的钥匙我已找到了，谢谢你，自高中以来的所有事，谢谢你。”

我把伞留给了她，把戒指紧紧地握在手里。这时的雨打在身上，显得格外的让人打寒，冷风中的我已失去了感觉，已分不清从指缝间落下的是泪，是手心里的血，还是打在手背上的雨。

我从来没有发现青青的家到我家要走这么远的路，可我一次都没有回过头看过背后的灯光，只是迈出向前的一步步，在这条漆黑的路上走下去。

二、阿新篇

I. 荒野

2017 年 12 月

教室外的天空上飘来几片白色的鹅毛，在风中缓缓地落下，我推开窗，伸出手，把其中的一片摘下揣在手心里，不一会儿洁白的羽毛便化作了水从指缝中流下。上海已经有十年没有下过雪了，我已不记得这个城市被白雪覆盖着银装素裹的模样。教室里的学生都纷纷来到窗边看这久违的一场雪，一个个都露出了欣喜的神情。而对于我，再美的雪都不曾进入过我的心中，我的内心里只有一片荒野，

望不见来往的行人，望不见成群的牛羊，望不见尽头，也望不见独处于这片荒野中的自己。

我的心里藏着这样一句话，“你遇到的每个人都经历过你所不知道的战斗，请心存善意，直到永远”，这是一部挪威的电视剧‘Skam’里的台词。每当我望向窗外时，便会想起这句话，但我却从来没有理解过它的含义。即使我知道我的内心中确实有一个自己和另一个自己在做着斗争，但我不相信别人也会像我这样经历着不为人知的战斗。我的好友阿世从来都把笑容挂在脸上，而阿南整天一副天真的样子，也不像有什么藏在心中的秘密。只有我从出生起，便注定了要和自己的‘Skam’对立着。（‘Skam’在挪威语里的意思是羞耻）

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我也不知从何时起，知道了这样的不同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同性恋。

突然，一个身影伴着急促的脚步声进入了教室。我转头一看，原来是阿翔。他关上教室的后门，朝着教室里的同学大叫道，“女魔头来啦，大家快坐回去。”他的话音还未落，原先还在窗边赏雪的同学便已匆匆奔向自己的座位。

阿翔口中的‘女魔头’指的是我们的英语老师阿冰，她对我们很亲切，像是一位大姐姐，只是她总是会编出各样的话题，让我们用英语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对于像阿翔这样不擅长英语的一些同学来说，被点到回答便如同世界末日一样，渐渐的就有人管阿冰老师叫‘女魔头’了。果不其然，这节课阿冰老师又给了我们话题，让我们思考。但唯独这一次的话题却不偏不倚地刺向了我的心头——对同性恋的看法。

我心中的那片荒野又浮现在了眼前，我多希望有一个人能走进来，找到独自

在这里徘徊的我。我想要闭上耳朵，因为我害怕班里的同学会给出抵触的回答，但我也想倾心地聆听，因为我也希望有一个人能说出我心中想听到的答案。想到这里，突然阿世的声音传入了耳中，这时我才回过神，发现同桌的阿世已站起来回答了。

“我相信上帝创造了亚当与夏娃，就是为了指示让男性与女性结成连理，繁育后代。而同性之间的感情如伊甸园的果实，是不应摘取的。”阿世是高中以来最会关心我的人，我曾以为他会是第一个在我身边，听到我心声的人。但事实是他信基督教，他的话中虽不带着对于同性感情的蔑视，但要他赞同同性之间的爱情，可能又是很难实现的吧。我看向同桌的他，而彼时的他与我又变得如此遥不可及。

“胡说！”，一个雄厚的声音从后排不请自来地传来，只见阿翔拍了拍桌子对着阿世吼道，“基之间的感情才是真爱。”

突然间，教室里爆发了雷鸣般的笑声，一个个都应着拍手称好，唯有阿南还听得云里雾里，用着孩子气的语调问道，“鸡之间的感情，你怎么知道，难道是听它们‘gogoda’般的叫啊？”顿时，教室里的笑声比刚才更爽朗了。而进入我耳中的声音变得更加刺耳，如同一把利刃割开我的皮肤，直击我的泪腺，眼泪情不自禁地落下来。眼角的余光瞥到阿世的脸转了过来，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内心的脆弱，便转过头，悄悄擦拭着眼泪。当我止住了泪，我却又不想在这场笑声中落了单，也装作着笑了起来…

这时，我的前桌，小悠却站了起来，顶着笑声说道，“你们这些人真是够了，什么真爱呀，你那明明是哗众取宠。”阿翔稍稍地低下了头，而其他起哄的男生也开始减小了音量。“有些人由基因决定，生来便是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取向，难道这样的他们便是可悲的，错误的吗？”

瞬间，仅过了短短半分钟的发言，整个班便变得鸦雀无声，而我的心底却传来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声音，好像突然间有人来访了我的荒野，又静悄悄的消失了。但是我听到了我心中一直所期望的声音，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而终于有一个人在我的心扉之外短暂地逗留。只是没有想到，唯一一个能理解我的人，却又是注定与我无缘的人。

2019 年 12 月

不知不觉中，雪在上海的冬天中已变得不足为奇，我从窗边望出去，透过一层层白色的雪雾，眺向地平线的尽头，远方高楼的轮廓上还残留着晚霞的余晖。夕阳的绯色映在被雪覆盖的草地上，如同银镜中的美人在脸颊上泛起了羞涩的粉红。

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雪国》，用心感受，上海也能像他笔下的新潟县那样看起来千里冰封般的虚无缥缈。而如今我也像书中的岛村那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太阳与月亮。

阿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寒冷的冬天里温暖我内心的人，他会用笑容看待每一件事，他会用笑容包容我的冷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里，我已分不清我对他的感情在何时已超越了友谊的界线，我只知道我已渐渐迷上了他的温柔，已渐渐迷上了他的手会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上。即使我知道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理解我，但是和他作为朋友，我便已满足，我心扉之内的冰雪世界，也便会被门外的太阳所温暖。

而小悠变成了挂在我心头的月亮，她没有太阳那般闪耀，只是在夜晚为迷途的行人点上一盏明灯，她没有太阳那般温暖，只是在冷风中寄予一丝光的温度，

而她却比太阳要近了许多，她从来没有太阳那样遥不可及，仿佛我伸出手便能把她捧在手心中。

“阿新，小悠跟我说她今天想跟你一起回家哦。”同桌的阿世边理着包，边侧着头对着我说。“她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了吗？”

“除你之外，我没有告诉过别人。”我也开始理起书包，装作不在意地回答道。

“奇怪呢，可能是她喜欢上你了吧，看她最近对你这么主动。”

自从之前的运动会后，女生之间便传着零碎的小悠与我的绯闻，这段时间她也经常会主动地约我去食堂吃饭，虽说我很感谢她对我的关心，只是我的内心中不曾出现过这个活泼的女孩。

“是吗？”我刻意地压低了声音，不想让阿世看穿我的心思，“有你对青青那样喜欢吗？”说完我朝他瞪了一眼，而他显得慌忙的躲避着我的眼神。

“哪有？我只是对青青有那么一点点的关心。”他翘起两根手指比着手势，嘟起了嘴，开始用模糊的声音在嘴边嘀咕着，“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呀，你生日快乐。”

看到他去找了青青一起离开教室的背影，我得意地露出了微笑。每次我想要转移话题，便会讲到他与青青的事，这样他就会一笔带过，说到其他的事上去。当我还望着消失在视线尽头的阿世时，小悠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和阿世说的一样，她来约我在放学路上同行，而我也不想坏了她的好心，便答应了下来。

“生日快乐。”小悠突然把一盒白色恋人的饼干递到了我的面前，我转头看向她，而她不敢与我对视，把视线转向了另一边。

“谢…”我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愣住了，停顿了一会儿再说，“谢谢，你怎

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和圣诞节是同一天，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总是会忘了我的生日，五年来都没有收到过一份准备过的生日礼物，渐渐的我便不再和别人说我的生日。到了高中，只有阿世听我讲到过我的生日，除他之外，我便很少会主动提及。

“那天收身份证的时候看到的，”小悠的脸上泛起了樱桃般的红色，“一不小心。”

我接过她手上的礼物，夹在包装上的有一张蓝色的小纸片，我本想要取下来读，便被她叫住了。我看向她，只见她捂了捂脸颊上的红，目视着前方，续续断断地说。

“上面写的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本以为这些话我没有勇气说出口，于是写在纸上，但我现在还是想亲口告诉你。”她把视线从前方的路上移开，第一次转过头看向了我，她的脸在平时白皙皮肤的映衬下显得通红，而她的眼睛显得从未有过地闪烁着，“我一直都很在意你，我想…和你在一起。”

这一刻，我的世界仿佛停滞住了，一时间我说不出口，胸膛上好像有一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我从来都想要被他人在意着，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一个人会是一个女生。我漫无目的地望向四周，却看到还未走远的阿世和青青从路对面的便利店中走出，阿世为青青端着一杯暖茶，而他脸上的笑是我在学校里从未看到过的。

我笑了笑自己，看向风中飘舞着的雪花，如果说和小悠在一起是成全了这个在意我的女孩，是成全了我永远都不会触及的阿世，又何不是成全了我自己。我看着小悠，给了她肯定的回复，即使现在的我对于小悠还没有感情，我也希望能变得像其他男生一样，只是单纯地喜欢着一个女生。

从此，我心中的荒野开始变成了一片草原，而原来独守这片世界的我，开始

接受着这个走进我内心的女孩。

II. 成全

2025 年 8 月

一阵阵清凉的海风拂过草地，吹入我的胸膛，这里刚下过一场雨，空气中的水汽还残留着淡淡的玫瑰的香味。走在这条通往海边的小道上，两旁的樟树为脚下的石子路打了伞，在酷暑的炎夏为来往的行人留下一片阴凉。我走到其中的一棵下，驻足而立，仰头望向这一株历经风吹雨打的老树，透过枝头上一片片叶子间的缝隙，眺向那碧蓝的天空，一只海鸥在白云间自由地翱翔。

这里是纽约长岛的一座公园，离阿世实习的医院只有十来分钟的车程，他每周都会来这里散心。他总会说这里的风光好比苏轼诗中的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而这个暑假我与小悠初次结伴旅游，也随阿世来到了这里，一睹这片被喻作西子的景色。

穿过那条小道，是一片开阔的草地，远远地看向嫩草的尽头，一片无垠的大海已映入眼帘。这里的景色没有古时候的山水画那么浓妆艳抹，没有多姿的色彩，只有大海的靛青，天空的蔚蓝，云朵的洁白还有草地的碧绿，但这里的风光有一份淡雅的柔美。这里的景色没有都市里的绿荫角那么朴素，即使公园的每一株草，每一片云都显得丝毫不陌生，但组合起来，又有别于城市的，显得光鲜亮丽。阿世说这座公园像苏轼诗中的西湖，确实这里的每一处配上浓妆，亦或淡抹，都看起来恰到好处呢。

这时，有一对正在慢跑的外国情侣，迎面朝这里过来。其中的那位男士身材很健硕，金色的长发在迎面吹来的风中乱舞，看起来挺是飘逸，深邃的眼眶中有

一颗青色的眼眸，坚定地看向前方。我把视线聚焦在了他的身上，当他从我的身边路过，我也依然回过头盯着他魁梧的背影看了许久。

突然，我被人拍了下脑袋。我急忙回过头，才发现小悠瞪大了眼看着我，脸上已写满了愤怒，两颊涨的通红，“那个女人有什么好看的，还恋恋不舍地看着她？”她的声音听起来有别于平时的尖锐。

看来是小悠误会了我在看那位女士，我赶快向她道了歉。和小悠在一起的六年里，小悠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即使现在的她已经是我可以倾诉一切的人，但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她我是同性恋的这件事，我只是想慢慢地忘记了过去，渐渐地对这个女孩全心全意。而每当我下意识地看向其他男生，我却又会陷入迷茫，我又会问自己，自己对小悠的感觉到底是喜欢还是感谢……

走下一片乱石堆积着的小路，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滩。这里的海浪拍打着岸上大大小小的石头，将它们雕塑成各异的形状。我和阿世坐在一块扁平的石头上歇息，而小悠走到海边，一个人光着脚丫在沙滩上走。

阿世和我说，他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青青了，而他也渐渐地对这份感情变得迷茫，他日日夜夜想要回到青青的身边，而阻拦他的却是他人生路上付出的所有努力。我没有想到阿世也会有忧虑，自从他考上美国的大学后，他的父母变得对他鼎力支持，而他也没有辜负家长，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在感情方面，他也与一直喜欢的青青从朋友变成了情侣。我一直很是羡慕他，觉得他是遥不可及的太阳，可是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闪耀的太阳也会有阴暗的那一面。

我看向通往沙滩的那个乱石路，两位白人老人缓缓地互相搀扶着走了下来。阿世起身去和他们打了招呼，而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只灰色的雪纳瑞，在乱石上

蹦蹦跳跳地显得格外活泼。

听阿世说，那两位老爷爷时常会来到这座公园，和阿世也会时不时地相遇。他们两人自从年轻时便在了一起，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同性恋之间的婚姻还未合法，直到十年前，他们两个人六十岁的时候才依法结了婚。他们曾经领养过一个女儿，但是五年前那个女孩在一场极端种族主义的反抗活动中不幸身亡了。之后，他们便收养了一只雪纳瑞，两个人与这只生龙活虎的小狗相依为命。

坐在开往纽约市中心的车上，我依然惦记着那个海边的公园，依然惦记着那两位不惧他人的非议，相伴一生的老人。我的眼泪不禁地落了下来，阿世朝我这里一瞥，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泪，便又看向车窗外。车内的音响播着 John Lennon 的老歌‘Imagine’，平平淡淡的配乐诉说着最伟大的梦想，‘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那个公园在我心中已不仅是一处景色，而是一个世界，一个 John Lennon 所梦想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杀戮，没有死亡，在那里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在那里的人们不分种族，不分国度，只是每一个人都在同一片蓝天下，为自己而活着。我回头看向身后的那片海岸，而那个公园已消失在了视野的尽头。

来到纽约的第三天，我辞别了阿世，与小悠来到了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听说从这座高楼顶端的观景台，能俯瞰整个曼哈顿。放眼望去，能在高楼林立的纽约中一览帝国大厦的雄伟，低头俯瞰，能找到孕育着这座城市生态的中央公园。因此，这座观景台也被誉为‘峭石之巅’。

小悠让我提着她的帆布包，自己一个人在底楼的服装店间穿梭，试穿着一件件买不起的衣服。她本来说要来纽约购物，但这次美国行的酒店还有交通的费用，

对于刚走上职场的我和小悠就己是不小的负担,那些好看的衣服便变得与我们只有‘一面之缘’了。

我走向小悠正在逛的一家店,准备在店里的小沙发上坐下来等她。这时,她拿着一对情侣服走了过来。小的一件上画着一位拿着气球的小女生,大的那件上印着一位穿着篮球服的大男孩。她一只手把女式的那件衣服拎在身前,一只手把另一件衣服举在我面前,比对着这件衣服合不合我身。

“好看吗?”她撅起嘴巴,两只灵巧的眼睛看着我,满怀地希望听到我对她的夸赞。

“好看!”我像阿世那样把微笑挂在了嘴角上,“只是我们买不起。”我突然加快了语速,装作一本正经地向她说道。以前上学时,阿世总是会想着各种办法逗青青玩,而我也渐渐变得像他那样,对小悠不再只是拘束着的言行,也开始会尝试着与她开玩笑。

听完,她便板起了脸,哼了一声,又转头沉浸在衣服的海洋里。生怕她真的生气了,直到我远远地看到她在每一件衣服旁又露出了笑容,我方才坐了下来。而这时,一张纸片从她的帆布包里掉了出来。我捡起这张飘落在地上的纸条,发现是一张 Tiffany 的发票,发票上写的商品是一只戒指,而旁边的价格顿时让我愣住了。小悠虽说喜欢逛商场,但她从不会买过于奢侈的东西,更何况现在的我们经济并不富裕。我望了望还埋头挑选着衣服的小悠,偷偷地翻向她的帆布包,里面果然有一个精致的盒子,我从未见过。我想象不到这个戒指能有多精致,能让平时节俭的小悠不惜花掉几个月的工资购买,虽说我不想偷翻她的东西,但我还是忍不住打开了盒子。

盒子里的戒指并没有那么华丽,并没有显得多么独树一帜,但我的心却被它

牵动了，仿佛我的世界都为此震撼。这个戒指，是男式的……

小悠曾经说过，她要在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向她心怡的男生求婚，这样，等那个男生答应娶她，她便能称得上是真的‘on top of the world’。（‘On top of the world’在俚语中指的是无比的快乐）

虽说我和小悠在一起已经六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有一天会谈到结婚的事。最初和她在一起，我只是想忘记真实的自己，而这六年里，我与她也只是平平淡淡地过好每一天。我确实渐渐地向她展开心扉，但我对她，又有绝对不能展示的那一面。如果她真的向我求了婚，换做当时的我也许又会向高三那样，选择成全她。但我又想到前几天去的那个海边公园，想到那两位相依为命的老者，想到在这个世界上依然会有人会正视自己的取向，去选择自己真正爱的人。我曾经独守的荒原又出现在了我的心，在这个一望无际的荒野中，小悠的身影变得模糊不清。我想要在她的身体消失之前抓住她，我快步走了上去，就要触碰到她的那一刻，却又放慢了脚步。即使我留住了她，我又能全心地与她永远留守这片草原吗？

之后的几个小时，我的心中仿佛过了几个季度。我想到了夏目漱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没有像是从坏人模子里铸出来的坏人，平时都是好人，至少是普通人，而到了关键时刻，就摇身变成坏人，所以才可怕’。我看着从身边经过的行人，如今的他们会伴着微笑，看着我牵着小悠的手，而我要是牵着一位男生的手，他们又会怎么看我呢。我无心留意小悠说的话，只是简单的应付着她。我不想又变得像过去一样，变回那个懦弱的迷茫的自己，我多想自己对自己述说的谎言永远都不被揭露，但我的愿望破碎的那一天已悄悄的到了。

想到这里，也许阿世是这时我唯一能依靠的人，也许只有他才会给我一心为我考虑的建议。我支开了小悠，让她先去观景台，自己来到楼下的储物箱。我跟小悠说要来拿包里的水，实则拨通了与阿世的电话。

“喂，阿新吗？喂？”电话已接通了许久，我才意识到阿世的声音已传了过来。

“阿世，我有话想对你说，请你不要打断我，听我说完。”我吸了一口气，准备把心中所想的一切都一口气说完，“请你不要笑我，但我从小便是同性恋。高中时我与小悠在一起，是想骗自己，想把自己当作正常人，与一个女孩在一起。刚才，我不经意地发现了小悠给我准备的戒指，可能会向我求婚。我才想明白，这个谎言骗过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我想要向小悠坦白，你会支持我吗？”

电话的那边有几秒都没有作响，随着一身叹息，阿世才开始说话，“以前我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直到我来了美国，才发现，即使人们依然怀着对着少数人的不理解，那些同性恋的人依然会正视自己的性取向，不惧他人的眼光，牵着自己爱的人的手。你无需为真实的自己担忧，小悠也是个通情理的女生，她会理解你的。我支持你向小悠坦诚。”

自从那节我难以忘怀的，谈论到同性恋的英语课已经8年，终于，我再次听到了我想要听到的声音。这时我才明白，可能小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便是一个错误，可能那时候我选择成全她，到头来，依旧是伤害了她，也伤害了我。虽说我不愿与她结束这段感情，但这件事看来并不是我能决定的，也许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这件事就被我体内的基因所决定好了。“我会和小悠坦白的，我也会委婉地和她结束这段关系。”

突然，电话的那一头却传来了笑声，“坦白归坦白，即使你终于不再逃避真实

的自己，和小悠在一起了六年，你真的会舍得离开她吗？”

阿世的话顿时点醒了我，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六年来的点点滴滴，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每天都走在我身边的她，是我在北京上学时，每天都会吵着要和我视频通话的她，是即使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但已经变成我生活中一部分的她。也许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在一刹那间爱上小悠，也许直到我生命的终点，因为基因所决定，我也不会真心爱上她。但要说找一个会关心自己，能理解自己的人相伴一生，那么对于如今的我来说，那个人只会是小悠。对着电话另一端的阿世，我终于说出了隐藏在最深处的心声，“只要她接受真实的我自己，那么我想和她在一起，一辈子…”

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准备要挂了电话，却又被阿世叫住了。电话那头的他似乎也哭了起来，我可以听到他抽泣的声音。“跟你说了这么多，我也想要和青青坦白我对她的感情了。等到你和小悠的婚礼，我准备向青青求婚。”

我笑了笑，连忙说道，“她还不一定接受我呢，现在提到婚礼，还太早了吧。”阿世是我最好的朋友，让他在我的婚礼上向青青求婚的事，我自然不会推辞。只是我和小悠的事还没有下定论，也不知道他这样一说，是在开玩笑还是比我还了解小悠。

“哈哈”，他稍稍发出了笑声，用着肯定的语调回答道，“一定会的。”

我不懂为什么阿世会这么对我有信心，觉得小悠一定会接受自己，和我走向婚姻的殿堂。但如今的我已走出了那片荒野，只是想要找到小悠，告诉她我心扉之内所想的一切。

这时，小悠已找到了储物室，来到我面前。我正要上前去，想要抱住她，再

心平气和地向她倾诉。可是，时间突然凝固住了，还没等到我先开口，她便单膝跪了下来。显然，这时候的我们俩人都没有准备好，有好一会儿我都不知道要从何说起，一瞬间忘记了自己刚刚想好的向她坦白的台词。而她也迟迟没有开口，只是维持跪着地的样子，低着头，缓缓地从包里拿出装着那个戒指的盒子，将其揣在手上。只见她正要打开盒子，嘴唇也开始动了动，这时的我再也按耐不住从心底涌上来的一句话，没等她开口，我便大声说道，仿佛要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心声，“我愿意！”

她愣了一下，两只眼睛瞪得奇大，呆呆地看着我，怀着疑惑的语调问道，“你愿意…个啥？”

我意识到她还不知道我已看到了那个戒指，知道了她想要向我求婚。顿时，我的额头上冒出了几滴冷汗，只好向她解释道，“哦，我不小心看到了那个盒子里的是戒指。所以，我刚刚想说的是，我愿意和你结婚。”她激动地站了起来，想要上前抱住我，我却又不敢往她看，稍稍退后了一小步，转过头，降低了音量说道，“但是我想和你坦白，我出生以来便对男生有特别的感情。一直以来，我都害怕告诉你，怕你会因此离开我。如今，我告诉了你，不是因为我想要离开你，而是想要离开过去的自己。我已经无法和你分开了，如果你能接受这样的我，我想和你在…”

“傻瓜”，就等我的话音还未落，她便一把上前，亲向我的嘴唇，她的眼框已被泪水湿润，一滴滴落在了我的脸颊上，她侧着脸靠在我的肩上，轻轻地在我耳边说，“阿世在去公园的那天就告诉我了，他早就看出来了。虽说他告诉我的时候，我一时不能接受，一时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你。但他让我回忆了我们在一起时走过的路，也让我明白了，你对于我来说已是不可分开的一部分，所以我才

会准备向你求婚。”

突然间，我明白了一切，原来那天在公园里，他跟我说那对老人的事，是想让我知道，真实的自己并不是可耻的。原来阿世早就与小悠说过我是同性恋的事，也是阿世让她鼓起勇气向自己求婚，所以才会这么笃定小悠会接受我，与我结成连理。但我又有百思不得其解的事，阿世他又是什么时候看出来我与别人性取向不同的呢。

小悠看着我疑惑的表情，擦拭了眼角还余留着的泪，又扬起嘴角，露出脸颊上的酒窝，用着温柔的声线向我解释道，“他总是会格外地注意到你的每一件事。他说高一有一节课上，我们谈论到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其他的男生都在捧腹大笑，而你却对着墙角默默地哭…”

三、小悠篇

I. 追忆

2022 年 7 月

横跨在湖面上的石桥连接着对岸的祠堂和这里的茶楼，岸边的一棵香樟树弯着腰，用枝头上的绿叶为底下的石桥遮阳。打开茶楼里的一扇木窗，眺向这片湖水，这里的湖是青色的，湖中倒影着的垂柳随着风飘舞。起身走出茶楼，身后的茶香依然萦绕在空气中，向着十几米开外的湖水望去，这里的湖是彩色的，在一

抹抹绿意的缝隙中，一间间白墙与黑瓦若隐若现。漫步在石桥之上，再往脚边的湖水近看，这里的湖又没有颜色，只有几条白色的、红色的、金色的鲤鱼点缀着这片清澈的水，在水草与石子间无拘无束地游。

这里是无锡的惠山古镇，这次收到青青的邀约，我、阿新、阿世、朱朱还有阿南来到了她的老家，无锡。听青青说，她母亲小铃的前夫在前些日子去世了，小铃阿姨便回到无锡来参加她前夫的葬礼，而青青的父亲这段时间在国外出差，留青青一个人在上海，青青便约我们一行人同她母亲一起住在地无锡的外祖父家。

越过石桥，我们踏上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伴着微风，空气中飘来几滴水珠，落在路面的青苔上，使得脚下的这条小道更加难走了。只是这场小雨也润湿了路边的青草与泥土，瞬间嫩草的清香与湿土的芬芳扑面而来，给这条石子路点缀上别样的风情。

“There is a girl in my mirror. I wonder who she is. Sometimes I think I know her, sometimes I really wish I did.”

“你在哼什么歌呀？”

“Britney Spears 的 Girl in the mirror,”我摘下耳机，转过头看向身后的朱朱，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在跟着音乐不自觉地哼着歌。再戴上耳机，走进歌里描绘的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女孩站在镜子前，思念着她心仪的男孩。镜子外的女孩总是会挂上微笑，用笑容包容那个男孩的冷漠。而镜子里的女孩也会扬起嘴角，只是那样的笑仅仅是用来逃避自己，逃避内心的脆弱。她也曾经向往过爱情，只是男孩总是漠视着她那诚挚的爱，渐渐地把她那憧憬的梦一片片撕碎。

我脑海中的一个声音，总是会告诉自己，自己是那个镜子外的女孩，即使阿新对我的感情十分平淡，但我依旧会用微笑来面对他这份墨守成规的爱。不过，

这也许是巧合，又也许是天意，一句歌词伴着耳机中的音乐脱口而出，“The girl in the mirror is me.”

突然，我被不远处的喧哗声拉回了现实世界。环顾四周，我们已走出了石子小道，面前的视野顿时开阔了起来。我们的左侧是一个茶屋，成群的游客在这里驻足品茶，龙井茶那清高的香味环绕在红木的屋梁上。右侧是一条通往云霄的阶梯，天梯尽头的惠山寺在缭绕的云雾中显得若有若无。正前方有一群外国游客横跨在道路中间，掩盖住他们身后的景点，其中最前面的一位女孩拿着自拍杆，准备着把同行的十几人都塞入相机的镜头中。依景点旁的指示牌来看，那里应该是著名的‘天下第二泉’。

“我们也去凑个热闹吧。”身前的阿世拍了拍青青的肩，转头对着她说道。见他抿着嘴，按捺住嘴角边的坏笑，看样子他也不想挤进那镜头中。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从美国学来的怪习惯，看到一群陌生人在拍照，便也想加入进去。

青青一时间愣住了，转头看向阿世，又把视线切换到那群游客身上，仿佛在揣摩着阿世话中的意思。只是还没等青青答应，仿佛她那微弱的一声“哦”还噎在喉咙里，阿世便拉着她的手，朝着那些外国人跑去了。

“朱朱，我们也去嘛。”阿南的声音总是带着孩子般的娇气，他和朱朱虽没有在一起，但他每次见到我，便会让我撮合他和朱朱。这次看他和朱朱一起出行的表现，也分不清他是想要朱朱做他女友，还是他妈妈。

“不要，都不认识那群人。”朱朱嘟起了嘴，用着有别于平时略带沙哑的声音，她抬高了音调。听起来这像是公主对着庶民的语气，显得有些趾高气昂。

“啊呀，去嘛。看阿世和青青都去了。”阿南跺着脚，把这些话重复了好几遍。

“好吧，好吧。真拿你没办法。”朱朱的嘴角偷偷地翘了起来，只是生怕被看见，又把偷笑压了下去。但这一幕被我尽收眼底，总觉得朱朱自一开始便想和阿南一起去拍照，但她就像钱钟书笔下的苏文纨那样，非得阿南求她，她才肯放下身段，委屈自己，答应阿南的请求。

我用着眼角的余光向阿新一瞥，希望他能读懂我眼神中的暗示，也主动邀我一起加入进去，但他好似丝毫不像阿世和阿南那样准备有所作为，只是目视着他两个好兄弟远去的身影。

“要不…我们也去吧？”等了几秒，看他也没什么反应，我便先开了口。

我向阿新的方向迈了一步，倾斜着身子，倚在他的身上。阿新不像阿世对青青那样会这么主动，也不会像阿南那样觉得求朱朱做什么事都像玩游戏一样，丝毫不会感到害羞。每次到了这样的情形，我都不想成为那个镜中的女孩，即使我也会害怕，但我总会想着提起勇气，抓住自己的幸福。

“哦，”只见他低下了头，往另一方向移了一步，轻轻地把我倚靠在他身上的肩膀推走，压低着声音说道，“那走吧。”

看到他冷漠的样子，我的内心仿佛又沉入了谷底。阿新和我在一起，就像是他接到的任务一样。即使他是我的男朋友，我却依然读不懂他的心，甚至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如果他喜欢我的话，他为什么又会如此漠视我，如果他不喜欢我的话，又为何会接受我的表白。每当我这样自我质疑的时候，我仿佛就变成了那个镜中女孩。我总会疑惑，阿新是否在意着面前的女孩，我总会害怕，他的真心是否与我期望中的相同，我总会忧虑，一切的疑问是否会给我正确的答案。我曾以为，时间会让我听到阿新内心的声音，但它却没有给予我回复，只是在流逝时，在我的内心里留下一道道划痕…

离开了惠山古镇，我们在太湖旁的一家饭店吃了农家菜。等回到青青家已是晚上，青青的外祖父母这时已回了卧室休息。三个男生坐到客厅里，便七嘴八舌地开始谈论着明天凌晨的世界杯决赛，阿世用着听不懂的专业术语，分析着决赛的两支队英格兰与法国之间在哪个位置上孰强孰弱，阿南则显示出自己平时少有的男子汉气概，坚定地为他支持的法国队辩护，而阿新也活跃了起来，不再是和我相处时的那个木头人，加入了激烈的辩论之中。朱朱也不甘示弱，明明她不看体育比赛，依旧会附和着阿南的话，假装自己在足球方面也略懂一二，青青则显得有些疲惫，仿佛终于逃出了阿世的魔爪，不用再被他拉着东奔西跑了，一个人悄悄地回到房间里休息。

突然楼下传来了丁零当啷的响声，我走下楼梯，发现是小铃阿姨在地下储物室翻找着东西。她说她在整理着前夫阿弘的遗物，准备明天带去葬礼火化。储物室是一个不到 20 平米的小房间，四周都摆满了货架，货架上陈列着大小不一的箱子。有的箱子因为摆放着备用的生活用品，会经常打扫，便在这个陈旧的储物室中还显得富有新意。而有的箱子已淹没在灰尘中，和墙角上的蜘蛛网相依为命。

小铃阿姨从其中一个架子上取下几个破旧的大盒子放在地板上，围成一个圈，自己盘坐在圈中，把四周盒子里属于阿弘的物品一件件找出来。我本想回到楼上，但一想到在男生们热烈的足球话题中，我也插不上嘴，便也坐下来帮她一起找。

“阿姨，阿弘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这样问，既想要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会大致是什么样，也是对阿姨曾经的感情经历产生了好奇。

“他以前是个温柔的人呢，总是会寄给我邮件。只是自 25 年前我们分开后，他就再没联络过我了。”

我找到一个塞满信纸的箱子，便开始寻找着阿弘的字迹。

“找到了！没想到还留着呢。”小铃阿姨从她面前的大箱子里取出了两张破旧的纸条，我凑近一看，上面写着电影票几个字。“这是阿弘他第一次约我出去看电影时的。”

“哦，那天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有天我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看书，和我是同一个社团的阿弘来找我。他说他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去看电影。票子已经买好了，可是朋友突然有事，来不了，便问我有没有空陪他去看。我看他可怜，就答应了下来。谁知道我们到了影院门口，他让我不要走动，自己去买电影票。等我发现有不对劲，他已经买好票，牵着我的手把我骗进影院了。”

阿姨的脸颊上微微泛起了羞涩的淡红，嘴角稍稍上扬起来，露出一对酒窝，和青青嘴角边的十分相似。她眯起了月牙似的眼睛，看着捧在手中的两张电影票，仿佛这两张纸条对她来说便是星河。

“现在想来，那时候真的是被他摆了一道呢。”阿姨仿佛对着曾经的自己说道。

没想到对于这么久不曾见过的前夫，阿姨回忆起来，依然还是有美好的往事。只是她抬头注意到我的目光，便藏起了嘴角的酒窝，把电影票塞进口袋里，又将头埋进箱子中。

不一会儿，我也有所发现，在箱子里找到了一封阿弘的信件。

小铃：

つれない恋の行方は季节まかせ いつも未来が雨でみえない

霞む都会の Tear drops 臆病になるの さめた思いあたたためて欲しい

阿弘

我把邮件递给了阿姨，她渐渐回忆起这封信的故事。

“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上面写的是 ZARD 的‘Goodbye My Loneliness’的歌词。”

她把信纸翻转过来，又还给了我，指给我看信的背面还抄着这首歌的翻译。
‘恋情的余温会随着时间彻底散去，未来总会因重重雨雾而难以看清，朦胧的城市里，人们会伴着泪水变得怯弱，而我希望你能温暖那已冷却的感情。’

我还在揣摩着阿弘想通过这首歌所表达的含义，一张纸片便从我手中的信封里掉了出来，我捡起地上的纸片，发现这像是阿姨年轻时候的照片。阿姨把头凑了过来，看着照片，在我的耳朵边轻轻地问道，“像坂井泉水吗？”

我愣了一下，一时间没有回答。

“你觉得那时候的我，像 ZARD 的主唱坂井泉水吗？”

我拿出手机，检索着坂井泉水的照片。一双明亮的眼眸，与她的名字泉水一样清澈。卧蚕，酒窝，与樱桃般的小嘴在一张白皙的脸上恰到好处地安顿下来，显出一种脱俗的美。

“果然有点像呢。”

“以前，阿弘总是说我长得像她呢。”阿姨的脸上变得红润了起来，朝我这看了一眼，又转过头去，整理着头发，“我也真是的，都要 50 岁的人了，还会想到以前的事。”

与之前她刻意按捺住自己笑容不同，这回我依然能看到她脸上的酒窝。

谈笑间，她找到了一只戒指。我朝那个戒指看了一会儿，生怕阿姨回忆起他们离婚的事来，便没有敢开口过问。只是阿姨反而先开了口，缓缓地说，“其实

我和阿弘还没有成婚。在我们大学毕业后，我答应了他的求婚。可是在我们准备结婚之际，父亲给我在上海找了工作。那个年代与你们的年代可不同，能去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工作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父母不同意我再继续留在无锡，这桩婚姻便因此陷入了困境。最后由于父母的施压，我便与他分了手。”

“异地恋啊…就像青青和阿世呢。”我轻声地自言自语道。

“嗯？”

我急忙摇着头，装作没有出声，但看来阿姨对我刚才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是啊。说实话，第一次见到阿世确实让我想到阿弘了呢。以前，阿弘是个浪漫的人，不对，与其说是浪漫，他是个不会向人敞开心扉的人。他总是会编出各样的花言巧语来逗我玩，但他一次都没有对我说过‘我爱你’呢。只是那时候，我知道他很在意我，毕竟一个人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他看着我的眼神，就像阿世看着青青的眼神，是不会说谎的。”

“这样回忆起来，阿姨其实还是很留恋阿弘呢。”

“都过去这么久了，还会有多少留恋呢。自从我来上海后，便再没有听到过他的音讯。只有一回，我遇到了青青他爸后，回无锡来，才听到我父母说起他已经成了家。而这一回，没想到再一次听到他的消息，便是他已经辞世了。”

她说完，我们两人便陷入了沉默，有许久都没有说话。突然，她看着天花板，像是自言自语般的说道，“也是因为阿弘的原因，我倒是很想让我女儿和阿世在一起呢。只是青青她不像你，如果说你是个会追逐自己所爱的女孩，青青她是一个会听从自己所需的女生。她总是觉得即使现在她只有一个人，也能每天幸福得活着。她从来都没想过是否会和阿世把关系进一步，在她眼里，一个大学生的眼里，婚姻好似还不是她需要多加上心的事。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没有资格说她，

毕竟向阿弘提出分手的是我，我也是个没有坚持自己心里所想的人呢。”

她说完便站起了身，走到另一个架子前，打开一个比其他都要大出一倍的盒子，从中取出了一个老式的留声机。在留声机上，她放上一张唱片，里面的歌听起来像是 60 年代的欧美曲子。

“时间也不早了，阿弘的东西也差不多就这点了。我们把这些盒子都放回原处吧。”

伴着留声机的音乐，我仿佛依然还沉浸在阿弘与小铃阿姨的往昔中。呆坐了片刻，我才开始动起了身，准备收拾着我面前的纸箱。这时，压在纸箱底下一封还未拆封的信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把它抽了出来，才发现这封信的写信人是阿弘。信封上写着，‘伯母，如果小铃回到了无锡，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她’，我赶忙叫住了阿姨，而她看到这封信时，也露出了与我相同的疑惑，看起来她对这封信毫无记忆。

小铃：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昨天我本想要把这些话告诉你，却在离别时，又无从开口。

“昨天？”阿姨先翻到了最底下，发现写信的时间是 1997 年的 1 月 16 日。

“怎么了，阿姨还记得这个日子吗？”

“他所说的昨天应该是我离开无锡的日子，我想起来了，那天他来我家和我道别。本来我俩已经互相说再见了，我往火车站走的时候，他却又追了上来，说还有话想要跟我说，但那时他又待在原地，一句话都没有说出口。”

小铃：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昨天我本想要把这些话告诉你，却在离别时，又无从

开口。如今我对你的感情，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便是王小波说的‘我觉得我爱了你，从此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对你无动于衷。’我只有选择把你从我的世界抹去，让自己相信你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了幸福，才能让自己好好的继续生活下去。

谢谢你，带给我一切只属于我们俩的回忆。

对不起，原谅我不能再分担你的忧虑，即使你一个人去了另一个城市。

还有，我爱你。这句话我从来都没有亲口跟你说过，如今只能在信中告诉你了。不，一遍还不够，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阿弘

1997/01/16

到底有多少个‘我爱你’，我想在此时已并不重要。究竟在阿弘临走前，他有没有在脑海中回忆过小铃的模样，究竟他在分开的二十五年间，有没有思念过千里之外的小铃，有没有想再和她见一面。我和阿弘素未谋面，但他对阿姨的感情仿佛就在我面前，触手可及。如果小铃阿姨一辈子都没有收到这一封信，阿弘的深情告白是否会伴他化为尘土。如果阿姨在去上海时，听从心中的想法，她是否会留下来，选择自己爱的人。只是一切的究竟都不会有答案，一切的如果都不会再使过去重演。

老式留声机里传来了一首熟悉的歌，The Cascades 的 Rhythm of the rain。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ha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片刻间，这封信便被泪水润湿，阿姨抽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了神，“我想写一封信，给阿弘，写给天国的他。”

“写什么呢？”

“阿弘也真是的，虽说我想听他说一次，但我总觉得‘我爱你’作为告白来说太奢侈了。有时候，即使再朴素的话，只要因为还思念着对方，还爱着对方，都能表达千言万语。”

阿姨找来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几个字。

亲爱的阿弘：

今晚的月亮好美呢。你那边也看得到吗？

小铃

2022/7/3

我走上楼梯，来到客厅。这时三位男生已再也保持不住清醒，瘫倒在沙发上，各找了一处角落酣睡起来，说要养精蓄锐，等到凌晨再爬起来看球赛。见我从楼下走了上来，朱朱给我比了手势，让我不要出声。见她拿来手机，定下计时器，放到沙发旁边。

‘叮铃铃’的一响，阿新便像条件反射般的从沙发上蹦起。‘看球了！看球！’他嘴里的话含糊不清，但依稀听上去好像说的是这几个字。他拍了拍压在他腿上的阿世，再推了推已经滚到地板上去的阿南。他迫使着自己睁开眼，环顾四周。看到我们都在看他，自己又对了对手表，发现是个玩笑，便又躺倒在沙发上，看来他连责备我们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和朱朱都忍不住笑出了声，过了一会儿，我也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把头倚在阿新的肩上，插上耳机，听着歌。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天，阿新会对我放下戒心，告诉我自己对于他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天，我和阿新也会遇到决定人生的大事，也会在未来离别。只是直到我生命的任何一天，我都

不想和小铃阿姨错过阿弘那样，即使阿新对我的感情再平淡，我都不想轻易放手，不想等到那个时候再去哀叹逝去的感情。只要在相处的时候怀着希望，期望有一天他能向我敞开心扉，那么我便愿意陪伴在他的身边。我转头看向摆在客厅一角的大钟，从大钟的玻璃上，我隐约看到一个女孩，而那个女孩把微笑挂在了嘴角。

‘Cause I am hanging on every word you’re saying. Even if you don’t wanna speak tonight. That’s alright, alright with me.

Cause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sit outside heaven’s door and listen to you breathing. It’s where I wanna be.’

不知道是因为 Lifehouse 的 Breathing 听起来有多么动听，还是因为阿新的肩膀有多么温暖，不一会儿我便进入了梦乡。

四、阿南篇

I. 花火

2024 年 7 月

从阿姨家的阳台眺望远方的涩谷，此起彼伏的高楼为东京的天际线上添上一笔笔姿色。在那里，你能找到你想要的一切。在六本木的办公楼里，你能网罗你想谋求的钱币，在表参道的咖啡厅里，你能邂逅你想相逢的爱情。在那里，唯一没有的，只有一片港湾，一片名为家的港湾。

“叮——”手机上传来阿世的短信。

阿南，你在东京还好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你的讯息了，不论你是否在东京适应了新的生活，是否依然还无法忘记过去，这一次我们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看到这条消息后，务必回复，我们都很担心你。

半年前，我曾以为来到东京，自己能忘记父母不幸去世的那场意外，开启新的生活，于是不顾阿世、阿新的阻拦，在一月转学到了一所东京的大学，随后寄宿在阿姨家。

半年后，我却时时眺望着远方，盼望着出现在视野的尽头是上海，那座我曾经奋不顾身想要逃离的城市。

虽说阿姨一家对我很热情，但每当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我又无法心安理得地融入进去，毕竟我从小和东京的阿姨没有多少交集。久而久之，我愈发感觉自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累赘，无论他们怎样款待我，我都不再主观接受他们的好意。

“阿南，吃晚饭了。”阿姨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我又把阿世的短信读了一遍，只是随即删除，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又回到屋内。如今我对待阿世他们的感情亦是如此吧，即使他们是过去最好的朋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我又怎么能一次次地去奢求被他们救赎。

“阿南，你明天开始就要去语言学校实习了对吧。”

这个暑假，阿姨为了让我适应东京的生活，帮我找到一次去语言学校做助教的机会。而随后，我也提出不再寄宿在阿姨家，而是搬去语言学校附近的一间公寓，独自一人开始新的生活。

“嗯。”

“那你的公寓怎么样？”

“还不错。”

简单地应付了几句后，阿姨开始絮叨着这在同一屋檐下相处的半年，没想到对于我来说如此乏味的生活，在阿姨的话中是多么有声有色。只是我也并未多么在意阿姨的话，只是草草解决掉碗里的饭菜，准备收拾好行李，回到自己的公寓。

“阿南哥哥，以后经常来我们家玩哦。”

我已走到阿姨家的楼下，妹妹的声音却突然从楼上传来，我回头看向阿姨家的阳台，幸福的一家三口向我挥手着饯别。

“到底要去描绘怎样的理想才好，到底要去怀揣怎样的希望才好，这些无从答复的问题，渐渐被埋葬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你在的话会说些什么呢，一定会取笑我‘太悲观了’吧。要是能在你那温暖的笑容中，让我一扫忧愁就好了呢。”

霓虹灯的一缕微光扫在街边的一角上，这是从阿姨家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必经的小路，在一只不起眼的邮筒旁，一个中年男人倚靠着长椅的扶手，用着沧桑的声线唱着这首 Mr.Children 的 HANABI。在他的身上没有华丽的装扮，只有一把吉他与一支话筒，陪伴着他那渐渐淡出视线的身影。

“我回来了。”

无人回应。

因为母亲是日本人的原因，以前我和父亲回家的时候便会说这一句话，母亲会把笑容挂在脸上，回答道，“欢迎回来。”只是现在的屋子里，再也没有了母亲的温暖。

我原以为，来到一间新的屋子，开启新的一段篇章，生活的一切都会随之焕然一新，只是我放下背包，斜着身子，把头倚靠在沙发的扶手上。现在只有八点，双眼还远未显困意，只是四肢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仅仅是看着窗外的灯火，在半梦半醒中度过漫漫长夜…

语言学校 第一周周一

语言学校是一栋黑白相间的两层式办公楼，与同排的其他建筑相比，唯一的不同便是窗外贴着的几个大字“千駄谷日本語学校”。

而推开教室门，映入眼帘的却是未曾想到过的光景。左边的双人桌后一个华裔的年轻小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机，沉浸在游戏世界中。他的身边坐着一个棕色皮肤的男士，看他的样子，像是三十来岁，只见他的双腿随着耳机中的音乐抖动着。右边的双人桌后是一个白皮肤的女生和一位亚裔的老者，那位女生对着携带的小镜子装扮着自己的睫毛，在一双深邃的眼睛旁画上深色的眼影，而她身边的老者注意到我进了教室，向我稍稍点了下头。教室的后排摆放着一张三人桌，坐在两个空座位旁的是一位正在安静读书的女士，而她的脸藏在一张穆斯林的头纱下。

“接下来的两周，请多指教。”

说完，我便在三人桌的一张空座位上坐了下来。助教的工作是做好听课笔记，随即在课间为有问题的同学答疑。过了些许时间，一位四十来岁的女老师也走进

了教室，放眼看向台下肤色、年龄、宗教各异的学生，清了清嗓子，用着温和的语调让我们准备开始上课。

突然，急匆匆的脚步声传了过来，随即教室门被啪的一下打开，一个女孩冲了进来，她一只手扶着门把手，另一只手撑着膝盖，在教室门口喘了几口气。

等她一缓过神来，便把笑容挂在了原本面红耳赤的小脸上，接着用英语说道“不好意思，我迟到了。我叫瞳瞳，来自中国台湾。今年17岁。”

随后她在三人桌旁与我相邻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一到下课时间，她便和周围的外国同学用着刚学的日语短句聊起天来。只是随着放学的铃声响起，这次她和我说起话来。

“大叔，你在成为助教之前，也上过语言学校吗？”她听说了我是从上海来的，便用中文向我问道。

“大…大叔？”还记得以前有人总是喜欢管我叫小孩子，第一次被叫大叔可真是让我愣了一下，“你是在叫我吗？”

“是啊，这里就你和我会说中文。而且…看你胡子拉碴的。”她嘟起了嘴，举起右手，往我下巴的方向指了指。

“我…”

我本想要反驳道我只比她大了6岁，只是还没等我说完，她又抢过了话语权。

“好好，言归正传。”

“没有。我的母亲是日本人，她从小就教我说日语了。”

“这样啊，”她抿起嘴唇，眯起眼睛，稍稍把嘴角扬起，“那明天见。”

“啊…”突然回想起来，这还是我来到东京后，第一次和别人开口说中文，本来还想多聊一会儿，只是不到两三句，她便向我挥挥手，约好明天再见了。“哦，

那明…明天见。”

“我回来了。”

无人回应。

回到公寓里，我的脑海中不自觉地开始重现着之前和瞳瞳对话的场景。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再一次开口说起自己的母语，真是怀念的感觉呢。我看向窗外，夕阳方才西下，窗外的高田马场刹那间被黑暗笼罩，而视线的尽头，一道微弱的光随即亮起。那是学校的所在，那是瞳瞳的所在…

语言学校 第一周周五

今天是语言学校的第一个周五，我们的班级受邀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茶屋上茶道课。茶室是一间三十平米的和室，四周被拉窗和隔扇，也就是两面糊纸的拉门所围着，使得抹茶的香气弥漫在房间的空气中。一位茶道的大师穿着和服，端坐在榻榻米地板的正中央，当我们进入茶屋时，他稍稍低下头，随即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而当他开始沏茶的时候，他的眼神突然开始变的锐利起来，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身前的一茶碗与一茶筴，与先前和蔼的形象相比，显得严肃了不少。只不过等他完成了手中的佳肴，邀请我们品茶时，他又将笑容挂在了嘴角，变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位老者。

随着我们学生也一个个尝试着沏茶后，那位老者给我们每个人都赠送了一张明信片留念，第一周语言学校的学习至此便告一段落。在这一间并不知名的语言学校里，日语的汉字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白纸黑墨，而是一个个美妙的音符，诉说着一段段优美的日本文化。正如同茶室的书法作品上写着的“一期一会”，代表着

沏茶时的匠心与待客时的热情。这日本茶道最精妙的四个字，也陪伴着这位茶道老者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大叔，你来看。”正当我准备收拾书包的时候，身边的瞳瞳连连拍打着我的肩膀。

“怎么还叫我大叔？”

“抱歉，抱歉，叫顺口了。”她摸着后脑勺，显得有些憨态的笑了起来，随后又严肃了起来说道，“你看，大叔。”

有时真的不知道她是存心寻我开心，还是真的心智如同孩子一般。

她把手机递给我，“你看，今天的六本木新城有夏日祭活动，还有 Mr.Children 的演出呢！”

“哦，”我简单地应付了一声，不经意地转头看向她，而这却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端详她的脸。鼻尖轻巧地上扬，嘴唇被淡淡地抹上粉色，与她白皙的皮肤恰是相宜。两只水灵的眼睛注视着我，好似诉说着心底的期待。

我的嘴仿佛瞬间不受大脑所掌控，一句话从心底涌出。

“那我们一起去吧。”

从茶屋旁的日本桥站乘银座线到涩谷，再转乘迷你巴士大约半个小时便到了六本木新城。放眼望去，四周都是摩登的大厦，而这些庞然大物的脚下是各式各样的古时日本建筑，有射箭场，居酒屋，还有琳琅满目的小吃店，颇有时空交错的美感。

在一家冰沙店，我与瞳瞳停下了脚步。在日本，冰沙被称为“かき氷”，制作冰沙的匠人在用刀刃削下来的冰屑上浇上水果汁，不仅颜色五彩缤纷，口味也形

形形色色，有葡萄的，草莓的，芒果口味的。吃起来不仅有水果的香气，又有刨冰的清爽。

享用完冰沙和夏日祭的各种小食后，我们来到了六本木新城的中央。一个圆形的广场放置了舞台与上千只椅子，等待着 Mr. Children 与听众的到来。

“即使是无法捕捉的，花火般的光芒，再一次，再一次，我也想向它伸出双手。无论谁都怀抱着各自的悲伤，却又都仍然盼望着美好的明天，即使是在这个被猜忌怀疑的风吹袭，而掀起风浪的世界上，我们多少也能够找到自己的所爱吧。”

舞台上 54 岁的樱井和寿如同他二十年前那样，依然提着一把吉他，诉说着他心中的美好的期待。即使明天的世界依旧与昨日的相同，他仍然会再一次，再一次努力地去转动改变这个世界的齿轮。即使明天台下的人们依旧心怀感伤，他仍然会再一次，再一次唱起这首 HANABI，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为眼前的人带来一缕微光。

“HANABI 是烟花的意思吗？”瞳瞳目视着台上的樱井和寿，轻声地问道。

我转头看向身边的瞳瞳，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的脸，仿佛她的眼、嘴、鼻、眉都是最美好的模样。久久都没有出声……

“嗯？”她转过头来，我这才意识到我还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哦，对啊。HANABI 写作汉字的话，是‘花火’，在日语里就是烟花的意思。”

我也转头把视线聚焦在了舞台之上，突然漫天的烟花点亮星空，在群星间绽放出一朵朵美丽的小花，而这一抹抹姹紫嫣红又仿佛变成了阿世、阿新、朱朱的脸。烟花在升至顶点时发出清脆的爆炸声，而这一声声呼啸轰鸣又好似传来了在曾经是如此熟悉的声音。

“阿南，你可真的还像是个小孩子呢。”

“我回来了。”

无人回应。

在堆满着零食和废纸的茶几上，我找到一处角落，放下书包。在散落着纸袋和水瓶的地板上，我摸索出一条通往沙发的小路。侧躺在沙发上，瞬时间，关于瞳瞳的回忆闯进了我的脑海里。

“真是一个活泼到显得有些奇怪的女孩子呢。以前的我也是这样的吧。”也许是自己把过去的记忆封锁了起来，自从来到东京后，我都不曾回忆过以前的事。只是遇见这个女孩后，我的内心中那个已经消失许久的自己仿佛又找到了回家的路。

突然我的四肢又有了活力，从沙发上蹦起，来到浴室，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回忆起瞳瞳最初说的话。“胡子拉碴吗…”。

是不是回到过去，变回过去的自己，对于我来说，才是走向未来的路。是不是回到过去，变回曾经的自己，那么之后我所经历的一切也会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吧。

“好想回到以前的模样…好想回到曾经的生活…好想回到那个朋友们口中童心未泯的自己…”

到了东京后，这是我第一次刮去脸颊上的胡子，第一次清理茶几上的废纸，第一次捡起地板上的水瓶，也是第一次在傍晚时分，安心地闭上双眸。

2024 年 8 月

语言学校 第二周周五

今天是我作为助教在语言学校的最后一天，第一次看到同学们的陌生感早已在一天天的相处中消失。虽说一开始，因为瞳瞳与我说相同语言的关系，我和其他的同学并没有多少交流，只是随着他们日语口语的进步，其他人也渐渐找我聊起天来。现在回想起来，能在另一个国家，遇到一群与自己无论是国家，肤色，宗教都各不相同，却又怀揣着相同目标，在另一座城市生存下去的人们，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经历。如今要分开，多少也感觉有些不舍。

当然其中我最留恋的，自然是瞳瞳。下课的铃声响起，我不敢转头看向她，好似转过头来一对上眼就知道一句再见是在所难免的了。

我不敢直视着她的眼睛，只是边整理着书包，想要问她之后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到东京。但这时她又连连拍打着我的肩膀，“唉唉，大叔你看，乘回台湾前，我还想去这里。”

我接过她的手机，看着她手指的地方，在全是日语的网页上，唯有四个汉字显得引人注目——明治神宫。

在高田马场站上车，乘坐副都心线，在明治神宫前站下车走一小段路便能到达这座全东京最有名的神社。只是瞳瞳想要先去一次原宿，我们便乘坐JR来到原宿站，再徒步走到明治神宫。

“啊呀，这地图一点都不好用，都没有标清楚方向。”

“瞧，那边停车场有个工作人员，要不我去问一下他吧。”

瞳瞳听完，便自告奋勇地上前去，凭着两周的日语功底，东拼西凑出一句问句来询问那位男士如何走到神宫。

那位男士不仅双手共用，连连比着右转亦或前行的手势，还在瞳瞳的地图上画上一个个箭头与圆圈。瞳瞳也听着连连点头，时常会不经意地从口中脱口而出一些“是的”，“原来是这样”的词眼。而我也顿时安了心，没有再仔细听那人说话，等着瞳瞳一会儿领路。

等我们和那位工作人员道谢了之后，我快步上前，对瞳瞳日语的进步由衷地夸奖道，“他说的好快呢，你都听懂了呀。”

“啊，”瞳瞳转过头来看着我，双眼瞪得奇大。“我没听懂啊。”

我的身体顿时愣住了，“那你…我看你刚刚连着点头，一副听懂的样子。”

“他不是比了这么多手势吗，大致意思我都懂了。”瞳瞳心安理得地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可能是她还怕我放不下心，又回头添上了一句，“再说，涩谷就这么大，走走总归能到的。”

我把生硬的微笑挂在了嘴角，仿佛强迫着自己去相信，瞳瞳说的话就是真理一样，也没有再去反驳了。

在瞳瞳的带领下，比旅游攻略上多花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明治神宫。神宫内有南、北、西三条用于行人参拜用的道路，这些石子路被称为参道。在南北参道相汇处，一扇巨大的牌坊，矗立在明治神宫前，两侧的柱子需要两个成年人张开手臂才能抱住。而这样的牌坊在日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鸟居。相传鸟居代表着神域的入口，用于区分神栖息的神域和人类居住的世俗界。而踏入鸟居即意味着进入神域，来访者唯有心怀诚意才能在这片土地上被许以神明的庇佑。

走到南参道的尽头，左右两旁各有一列酒桶，左列是西方葡萄酒酒桶，与现代的红酒酒桶相似，右列则是用稻草包裹，绳子捆扎的日本清酒酒桶，颇有古风

的韵味。

再往前走，放眼望去，便是两棵以注连绳相连接的楠树。这两棵楠树被视为神木，既象征着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夫妇的比翼连枝，也预示着世俗夫妻的相濡以沫，因此日本人称它们为夫妇楠。

在一处洗漱处，我与瞳瞳停下了脚步。在进入神社的正殿前，来访者需要先把身体清洗干净，才能踏入神域中最圣洁的一片寸土。先用右手拿起盛满水的竹勺清洗左手，随后交换双手的分工洗涤右手，接着再交换回来，用右手往左手里倒水洗漱口腔，最后将竹勺归还远处，神殿的大门便会向来访者打开。

鞠躬两次，拍手两次，默默倾诉自己的愿望，最后再鞠一躬，神殿的参拜便到此结束，而我与瞳瞳的旅途也即将走向尽头。走在从正殿走回明治神宫入口处鸟居的参道上，我久久未对瞳瞳开口，在语言学校结束时的离别之感又开始在心中悸动。

回忆之前的两周，陪伴在瞳瞳的身边，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了一种说不上来的充实的感觉，仿佛内心中一片空缺的部分被填补，而这种感觉也随着瞳瞳渐渐地从我的内心中消逝。

突然，瞳瞳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

“大叔，你许了什么愿啊？”

“我？我没有什么愿望哦。”

“人怎么可能没有愿望？你要是不好意思说的话，那我先说我的，你再告诉我你许的愿望。”

“我真的没有…”

“我的愿望是明年参加日本的留学生考试，最后考上京都大学。喏，该你说了。”

“我许的愿不足挂齿，你还是不要问了吧。”

“这怎么行。这么说你还是有愿望的咯，那你不告诉我的话，以后我再回忆起你的时候，会觉得遗憾的。”

“遗憾？”

“你还记得一期一会吗？那是我们在茶道课上学到的。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个词了，‘一期一会’不仅用在茶道，在生活中也适用。一期指的是一生，一会指的是一次相遇，也许世界上的两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相遇，所以每次遇到一个人都要像是最后一次相遇来对待他，这样再怀念起来，就不会感到遗憾了。”

瞳瞳停顿了一会儿，转头看着我，又继续说，“我们两个人或许会之后再在日本相遇，也许是在一年后，也许是在三年后，也许等我已经忘记了你的模样，都没有再见到大叔了。”

她的脸上略显有些伤感，随即又变得严肃起来，双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言归正传，所以我一定想知道你许的愿望，这样我们两人之间就不会有遗憾了。”

“不留遗憾啊…”我看着眼前这个还稚气未脱的女孩，决定相信她所说的“一期一会”，不想让她扫了兴致。

“好，那我告诉你。一年前，我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之后我为了逃避现实，离开了故乡，执意地来到东京，寄宿在东京的阿姨家。只是不论阿姨一家对我有多好，我愈发地感觉我不属于阿姨一家，不属于这座城市，于是我便逐渐地开始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每一天。直到我遇见了你，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一个单纯到显得有些幼稚的少年，也许变回这样的少年，我就能又一次找回脸上的笑容吧…所以，我的愿望——我想要回到过去，我想要变回以前的自己…”

瞳瞳听完，只是注视着眼前的路，有好一会儿没有出声。确实，对一个 17 岁的女孩来说，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也会不知所措吧。

“要不，我们聊一点别的吧？要不你再说说你为什么想考京大…”

我本想要转移话题，只是未等我说完，瞳瞳便轻声地开始说。

“为什么要回到过去呢…？”

“嗯？”

“为什么大叔只留念着过去呢？我不是说大叔不可以变回那个童心未泯的自己，就像我喜欢的 Mr.Children 一样，台上的樱井和寿真的还像一个五十几岁的小孩呢，唱着 he 那些听着有点幼稚的梦想。每个人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只是你为什么不去关注你现在拥有着的一切呢？既然你阿姨的一家在努力地容纳着你，为什么你不能试着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呢？没有人能回到过去，这个道理你不会还没有我清楚吧。”

忘记过去，珍惜现在，这哪有瞳瞳说的那么容易。确实，这也只是一个 17 岁的幼稚小孩说的天真话罢了，只是比起瞳瞳，我每一天都幻想着回到过去，来逃避现实，现在想想，到底又是谁显得幼稚呢…

我看着身边的瞳瞳，她依然是那张稚气的脸，回忆起过去她做的傻事，她依然是那个天真的小孩。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一个我会以“幼稚”、“孩子气”来形容的女孩，一个自从遇到她，我都一直努力模仿着她的“天然呆”来改变自己的女孩，但最后却让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也许自从那场车祸后，我都从未改变过，也许自从高中遇到阿世他们后，我都不曾改变，依旧是那个以为自己成长了，却依然想法天真的“小孩子”吧。

“听了你的话，也许一直以来，这都是我自己太自以为是了，没有好好的珍惜我现在身边的一切。我会回去跟东京的阿姨一家好好相处的。”

“好！那…那就以后再见了。”瞳瞳突然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我。

“唉？”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了入口的鸟居脚下。

她举起右手，看样子正要挥手告别，但突然又放下了手臂。

“对了，等等，你还留着茶道的大叔给我们的明信片吗？”

“我还留着。”

“那你记得给我写哦，等我回到台湾，我也会跟你写的。”

“好哦。”

“还有一件事，五年之后，那时候我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了，你也应该有了自己新的生活，那时候，五年之后的今天，你能陪我再来一次这里吗？”

“五年后的今天，好，我答应你。”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话了吗？”

“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了吧。”

“那我说最后一句哦，涯中意鱼（客家话中‘我喜欢你’的谐音）。 ”

“啥？什么鸭？什么鱼？”

“哈哈，我发现原来你确实有像小孩子的一面嘛。不告诉你，秘密。”

身前的瞳瞳微微一笑，向我挥了挥手，即使这次离别之后，我们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再次相逢，也许是她考上大学之后，也许是五年之约的时期，她挥手时的模样也与之前“明日见”时的动作一样。也许对她来说，离别时的伤感，不是取决于分别的长短，而是在于离别的那一刻，自己是否还留下对对方的遗憾吧。

我本以为自己最后的这一句再见会有多么的煽情，但现在而言，多少煽情的

话语都已经不需要了吧。我对瞳瞳那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如今我又重拾于心，直到分别之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别于友情亦或爱情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名为归属感…

与瞳瞳辞别后，我并没有打算回到自己的公寓，而是准备先去阿姨家。在回家的路上，我总是在脑海中搜索着各样华丽的辞藻，想要为写给瞳瞳的明信片添上几笔姿彩。来到阿姨门前的小路，出现在我的面前的，依然是那个中年男人，依然是一件褴褛的上衣，一把破旧的吉他，一只简陋的话筒，在邮筒旁，靠着长椅的扶手，唱着 Mr. Children 的 HANABI。

“即使在一开始就知道，相逢即是离别，再一次，再一次，无论多少次，都想与你相见。原来与你相逢，会使世界变得如此美丽。从不曾想象过，你会笑我太单纯吗？想打从心底像你说一声谢谢。”

瞳瞳：

遇见你之前，东京是灰色的，在这座城市中，我不曾找到一道指向明天的微光。

遇见你之后，我不曾想象过，原来这里的天空是蓝色的，这里的青草是绿色的，而这里的夜晚是灯火通明的。

遇见你，是我自从来到东京后最幸福的事。

P.S. 你说的那是什么鸭鱼啊？我都没查到。

阿南

2024/8/4

盘坐在邮筒旁，聆听那个男人的歌声，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写下这段话，只是写到收件人地址时，我又停下了手中的笔。突然想来，瞳瞳没有告诉过我她的地

址，而我也没有告诉她阿姨家的收信地址，顿时我呆坐在原地，看着这张永远都不会送达的明信片，心中又不禁地感到遗憾。

这个世界上，如果两个人没有了联系，他们再次相遇的几率又会是多少呢？仅凭五年前的一句约定，在这个诺大的城市里，他们真的会如命运相连般地再次偶遇吗？瞳瞳心心念念地想要不留下遗憾，为我讲起“一期一会”的含义，到最后“一期一会”给我们留下的依然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也许以前的我，又会因为与瞳瞳失去联系而惶惶不安，只是如今的我不必再忧愁未来，不必再怀念过去，只需把对瞳瞳的约定放在心底，在之后的每一天都努力地为自己露出笑容便足矣。

“唉，阿南？”

阿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看她的装扮，她是要去超市买今天晚饭的食材。

我立马站了起来，擦拭着裤子上的灰，即使没有写下收件地址，依然把明信片投入了邮筒中，试着像瞳瞳那样地把笑容挂在嘴上，第一次说出这句话。

“阿姨，我回来了。”

阿姨笑了笑，如同来到东京后的每一天一样，说出那句温暖的寒暄。

“嗯，欢迎回家。”

五、阿泽篇

I. 泡影

2037 年 12 月

倚在窗边，仰望屋外的光景，眺不到星，览不见月。生活在公寓的二楼，天上的星空皆被对面的高楼所掩盖。我把头稍许探出窗外，努力地眺览夜空，望眼欲穿地想要窥探那月色的幽美。只可惜，映入眼帘的，是一层层晾晒在窗外的衣物，吞没着那天上的一轮明月。

现在已过夜晚十点，写字台上的试卷还叠成一座小丘。一张张高中生的英语考卷，稍许留心观察便能发现其中的端倪。几个男生的考卷上连答错的题都如出一辙，定是在考试中又同舟共济了吧。刚来到高中当起英语老师的时候，我还志在培养起一批能说会写的学生。七年过去了，学生们英语的综合水平不见提升，耍小聪明的胆魄倒是一届比一届精进了不少。可事到如今，我又能有何作为呢？即使曾经的我在妻子眼里，是一只孤傲的山羊，永远目标着更高更远的景色。而如今的我不过是无锡一所普通高中的平凡教师，又有什么资格，去站在道德制高点管教这些学生呢。

思前想后，心里又颇不平静。忽然想起街边的一颗樱树，想来与我倒有几分相似。樱树的一年中，唯有初春时节如火如荼的绽放着，到了五月便逐渐凋零，剩余的数月里便渐渐地无人问津。如今已是年末，可能也只有我会前去探望这位已至暮年的伙计了吧。我稍稍推开卧室的门，从门缝中看去，妻子青青正在床上轻轻地拍着女儿芝芝，哼着童谣伴她入眠。我悄悄地把门带上，穿起厚重的棉袄，披上围巾出门。

来到樱树前，此时的樱树已不再有着四月时的神韵，枯黄的枝头上不再绽放着那一朵朵纯白的小花。一阵寒风刮过，它也像其他的枯树一样任由寒风摧残着，在冬日的夜色下战栗。

看到这般景色，我不经联想起远在上海的那颗樱树，青青过去的家旁边，那颗十字路口处的樱树。它现在还屹立在那个十字路口吗？还每年都会在历经寒风后，于初春开出羞涩的粉红小花吗？又或者，它也许已经不在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了。谁知道呢，如今的上海发展的如此迅速，又有谁会刻意留存着这颗默默无闻的樱树呢？

这么一想，我也确实有许久都没有回去上海，看望那颗樱树了。与青青成婚，来到无锡生活，已有七年。七年间，我很少会回到故里，回到我亲朋好友所在的故里，回到我应当在那边奋斗、在那边生活的故里。

每当想起远方的故土，我不自觉地会疑惑，是否自己已经厌倦了如今的生活，后悔当初做了那般抉择。只是每次窥探自己内心时，我也会回忆起与青青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试图平复下自己的情绪。

2026 年 8 月

长睫毛下那明亮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一般，诉说着内心的似水柔情。从侧边看，鼻子如月牙般，鼻尖微微上扬。心形的嘴唇被点缀上淡淡的红，不失女性的成熟，亦不显得娇艳。脸颊上的肉稍稍鼓起，藏起那甜甜的酒窝。

在电梯中侧身看着青青，多希望这里不只是一栋平常的公寓楼，而是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亦或是台北的 101 大厦，电梯爬升的时间能久一点，再久一点。

青青的眼睛突然扫向了我这边，我随即转过头，看向前上方，慌忙地寻找着

电梯的电子板，装作在关注着现在身处几层。

“阿泽，阿泽，就是这层，已经到啦。”

待电梯门快要合上，我才回过神，发现青青已走出了电梯，催促着我出来。我抵住快要闭合的门，踉踉跄跄地出了电梯。此时，一间公寓的房门已敞开，一男一女站在门前，迎接着我们。

“小悠，阿新！”青青向那二人问好后，开始介绍起我，“这就是我提到过的阿泽，我当家教时的学生。”

“你好啊，小朋友。进来吧。”

“你们好，初次见面，我叫阿泽。”第一次见到青青的朋友们，我的声音还是略微有些颤抖。

走进了屋，里面的餐桌旁还坐着两位年纪相仿的人，在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其中的女生注意到了我，说道“唉，这就是阿泽吧。喔唷，总算来了个小鲜肉，身边只有群大男人可真没劲。你今年几岁了？”

“我…我今年刚满 18。”我一下子被这位姐姐的过于热情吓住了，身体不由自主地稍稍向后退。

“18 岁呀，可真年轻呢，比我们要小 7 岁呢。”那姐姐回复道，“你青青姐经常和我们提起你呢，说你年少有为，未来一定很有出息呢。”

“哦，是嘛，谢谢…”

“啊呀，朱朱，你可别吓着人家。”青青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随便坐吧，这都是我的高中好友。刚刚出门迎接的是阿新和小悠，两个人已是夫妻了。这位姐姐叫朱朱，还有这位哥哥叫阿南，这个月刚刚回来上海。”

时间已到饭点，小悠姐端上了满桌的小菜，喊我们围在餐桌旁用餐。

“我开动了。”身边的阿南哥哥突然讲了句日语。

可能是见我有点莫名，朱朱姐解释道，“阿南在日本生活了快3年了，所以回到上海时，也会时不时冒出些日本的习俗。”

“原来如此。”我也运用着平时看日剧时的积累，回复了一句日语。

“阿南哥哥是今年从日本留学完回国的吗？”

“不是哦，我三年前来到日本定居。之前想着全心投入日本的新生活，所以也有很久没有和阿新他们联系了。这次听说阿新结婚，也是时隔了快三年才第一次回到上海，回来探望这群老朋友。”

“三年不见了呀，一定有不少话要说吧。那在阿南哥哥出国前，你们五个人会一起出去旅游什么的吗？我很想和朋友出门远行一次。”

阿南没有回应。

“其实是六个…”旁边的阿新哥哥话说到一半，便被小悠姐呵斥了一声打断。

青青微微地低下了头。

我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过了两个小时，餐桌上的餐盘已见了底。男生和女生们开展了第二场的分组活动，青青和两位姐姐留在家里，而两位哥哥则带我去清吧喝酒。在青青的千叮万嘱咐，以及我一遍遍承诺喝酒量力而行后，她才放下心来。

与姐姐们做别后，我便问起了阿新哥哥，刚刚他那还没说完的话。

“其实我们从高中以来一直是六个人，还有一位男生叫作阿世，是青青的男朋友。”

男朋友…？我的内心不自觉地咯噔了一下，仿佛在前行中碰到了一颗礁石。我稍稍别过脸来，不想让两位哥哥看到我的表情。我暗自苦笑，现在想来，认识青青后也没有问过她是否单身，像她这样的女生确实会有不少追求者吧。

“那她男朋友…”我缓了缓，“那刚刚为什么不提起他呢？”

“阿世之前向青青求婚了，而青青有自己的原因，没有答应。”阿新看我依然面露疑惑，而他也好似对这件事很有自己的看法，便继续说了下去，“如今阿世对青青施以冷暴力，没有主动分手，也再没主动联系过青青。而青青拒绝求婚，也不是不喜欢阿世，所以一时间也没有向阿世提出分手。两个人这三个月来便是一直冷眼相对。”

刹那间，我的内心被一股怒气笼罩着，像青青这般女孩，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阿世这家伙一定是个白眼狼。但一瞬间我又感到如此的无力，纵使我有在意青青，我也不过是方才认识一个月的小男孩，又怎能对她认识数年的男友评头论足。一时间，我便陷入了沉默。

“其实再等等就好了，再等等求婚就好了…”阿新自言自语道。

“什么再等等？你是说这位阿世吗？”

“嗯，青青其实跟我们讲过她拒绝阿世的原因。青青的父亲经常去外地出差，不久前被发现了其实有着艳遇。青青的母亲一怒之下，提出了离婚，打算回到无锡的娘家。当时阿世求婚的时候，正值青青父母的冷静期。是父母和好如初，留在上海，还是跟着母亲，回到无锡，青青的未来还无从确定，她又怎能轻易答应求婚。只是阿世常年待在美国，为了青青已经等待两年了，终于苦苦等到求婚的机会，却被拒绝，纵使青青有自己的苦衷，阿世他也一时间会难以接受吧。”

听了这么一席话，内心的思绪错综复杂了起来。求婚、离婚、异地恋，这些

事对于十八岁的我还如此的遥远。自从遇到青青后，即使她时常会提起她比我大7岁的这件事，而我却从未把它挂在心上。从来只是把青青看作一个女孩，而非一位大姐姐。纵观我这十八年来，今天好似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多年轻，不是年龄上的年轻，而是涉世还太浅的年轻。也许对于青青来说，我只是一个温柔善良还带有一丝才气的小孩吧。可能自此之后，我看着青青的眼神，再也不会是一个男孩看着喜欢的女孩，只会是一个懵懂的弟弟看向自己成熟的姐姐吧。

2027年1月

一月时的樱花也似四月时的樱花一样，被一抹抹淡白所覆盖。只不过如今的枝头上绽放着的不是一朵朵洁白的花，而是一片片鹅毛般的雪。虽说如今的樱树也似其它的枯树一般在寒风中战栗，但它的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是一种即使在寒冬中无人问津，也相信自己会在初春时节能脱颖而出的魅力。

走过这颗樱花树，便是青青的家。正值新年，青青邀请我与两位姐姐去她家中做客。

“青青，我到了哦。”

“你先等一下…”青青的声音从屋内传来，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家里还挺乱，我稍微收拾一下。”

过了少许时间，青青推开了门。我正想打招呼，却在看到面前的青青后，一下愣住。眼角处微微泛红，似乎还残存着几滴泪珠，脸颊上的妆容也尽显瑕疵，好像是化了之后临时补上去的。青青努力地把微笑挂在脸颊上，稍稍露出酒窝，清了一声嗓子，用着平常温柔的声线让我进来。我自知不必多加过问，只是打了声招呼后，默默走进屋中。

过了一会儿，小悠姐和朱朱姐也到了，我们四人盘坐在地上，围在茶几旁用餐。今天的晚餐格外冷清，青青和小悠姐都默默地吃着菜，仿佛内心中有想说出口，却又难以启齿的话。而一向健谈的朱朱也好似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有别于平常的没有多加出声。

“也许…”小悠姐先开了口，“也许同性恋忽视自己的性取向，与异性结婚，本来就是异想天开的吧…”

“我多少也听说了，阿新结婚后对你不好吗？”朱朱姐罕见地立马接了话。

“也不是不好，他对我依然很温柔，只是…”小悠姐叹了一口气，“只是他对我一直是以礼相待，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我。仿佛我们俩不是夫妻，而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远房表亲。”

我们剩余三人都没有出声。

“我本以为婚姻会是我和阿新的纽带，让我永远的和阿新在一起。只是如今我们俩的婚姻如同一道枷锁，束缚着阿新，让他违背着自己的本性，只是顺从着婚姻的道德，才和我无怨无悔地生活在一起。只是，万一有一天，他正视了自己的性倒错，到时候我是支持他，追寻本心呢？还是继续束缚着他呢？…也许，我本就不该天真地觉得爱情能改变一切，强求着和他在一起吧。”

我独自想了一会儿，看着其余人的眼色，轻轻地说道，“我还没完全了解情况…所以说阿新是同性恋吗？”

身边的朱朱姐给我使了眼色，看样子我的猜测没错。

“那你们有想过养孩子吗…？”其余人没有回应，我便继续解释道。

“确实，爱情、婚姻可能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枷锁。正如三岛由纪夫笔下的《假

面自白》，男主无视自己的性取向，试图过着精神恋爱，但最后却只收获了悔恨。

但是亲情、孩子会是你们的纽带，如果你们养育了孩子，阿新会把对你的一切爱，都心安理得地赋予你们的子女。这样……”我生怕我说了太多话，便在此停了下来。

“阿泽很有自己的想法呢，果真如青青说的一样，”小悠苦笑了下，“但是毕竟你还是个小孩呢，想法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让同性恋和异性养孩子，可不是想当然的。”

对于小悠的话，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见我愣住了，青青说道，“那试管婴儿呢？”

“对，试管婴儿，我也刚想说。”朱朱姐附和道。

小悠姐微微低下了头，有别于今天前几次的低头，这回她仿佛在认真思考刚刚的一番话，仿佛终于找到了心中的答案。

“我也有话想要说……”过了一会儿，青青今天第一次主动开口，“你们知道的，母亲自从去年年末，就住回了无锡的外婆家。她方才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准备好提交离婚诉讼了。等这场官司结束了，我可能就会随我母亲回无锡了。我和阿世的感情也渐渐要走向终点了，我也没理由继续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了。”

“上海很好啊，为什么……”

我本想插上话，青青却继续说了下去。

“去年这一年真的有好多烦心事呢，过去的一切都被推倒重来，我现在只想去到一座崭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朱朱姐抱住了青青，小悠姐也走过来安抚着她。

“好姐妹，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帮助你的。”

我的心情一时间错综复杂，已没了心思去听方才的话是谁说的。

不舍得…我还不舍得你走…我才刚刚认识你，刚刚认识这位温柔的姐姐，刚刚认识这位能欣赏我的才华的姐姐，刚刚认识这位会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会记住我所说的每一句的姐姐…我还不舍得你走…这些话我都想向着全世界怒吼出来，但最后，这些话也只是憋在了心中，久久没有出声。

2037 年 12 月

现在想来，可能是那一天青青的一席话，让当时的我开始对青青有着别样的感觉。那种感觉有别于好感，有别于喜欢，是一种保护欲，亦是一种想让一个人幸福，所产生的强烈的而又平淡的感觉。也许是那时候的我草草地把这种感觉归结成了爱，才会在那年的年末向青青求婚吧。即使那时的我只有 19 岁，却坚定地告诉青青，让她待我上完大学，便和她成婚，自此生活在一座小城，开始属于我们的新生活。即使不会有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即使没有达成心中的梦想，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便足矣。

但关于那天的求婚，我却始终记不清细节了。只记得告白的那一天，是青青搬离上海的那天，青青打电话说阿世还想去她家和她见一面，但她已经决定和阿世提出分手了。我不顾一切地想要跑去青青那里，想告诉她一直以来压抑在内心的想法，也想告诉她我愿意和她一辈子在一起。即使中途下了大雨，我也没有停下脚步，淋着雨，跑向那颗樱树所在的地方。可是随后的事情我就再也没有印象了，我忘了我到底在求婚时和青青说了什么话，也忘了在那天的大雨后，上海是否是雨过天晴。

这般回忆起我和青青走过的路来，我还是相信着自己没有后悔当时的决定，

依然愿意爱着青青，将我的未来仍然奉献给她。但我总是会后怕，当时的求婚是不是不仅拖累了自己，也拖累了青青。也许退一步，青青能遇到同样爱她的人，而且那个人会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而我也能遇到同样爱的人，而且不必为了那人放弃了事业，蹉跎了本可拥有的人生。

不知不觉中，我已走到了家门前。进了屋，稍稍推开卧室的门，青青已经伴着芝芝进入了美梦，我悄悄带上了门。脱去厚重的衣物，侧躺在沙发上，不一会儿，也做起来甜蜜的美梦。

II. 梦醒

2027 年 12 月

“阿泽，阿泽，你醒醒。”

耳边传来了青青的声音，颤抖着，夹杂着抽泣的声响。我想要睁开眼，可眼前却是一片模糊。我想要提起手，寻着声音去抚摸青青，可四肢也没了知觉，无法动弹。再过了会儿，我才在一片朦胧中睁开双眼，青青哭红了眼，在身边呼喊着我的名字。

“你可总算醒了，你把我吓坏了。”

不知这是我在做梦，还是眼前的妻子化了精美的妆容，看上去年轻了不少，好似回到了我们初识的时候。

“青青…？芝芝呢？她睡了吗？”

“什么芝芝？你在说什么？阿泽，阿泽，你可清醒一点。”

“这是哪儿呀？”

“这是我家呀，方才阿世来我家，我跟他提出分手了。他听后气冲冲地跑下楼，

我心里过意不去，也跟着下去。谁知道我们到了楼下，便看到你倒在楼下的雨泊中。我一下子吓坏了，哭着求阿世把你背上楼，他把你背到屋里后，便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这是你家？”我环顾着四周，屋内的景色熟悉而又陌生，仿佛很久都不曾见过。“我是在做梦吗？今年是哪一年？”

“啥？2027年呀？我的傻孩子，不会高烧把你脑子烧坏了吧。”

2027年啊…我的头绪一下子凌乱了，仿佛一觉前，我还在无锡的家中，待妻女睡去，也独自进入了梦乡，只是一觉醒来我便来到了这里。眼前的一切都如同真实发生一样，而未来十年的记忆也好似真实不虚。一时间我也分不清，到底是如今的我在做着梦，还是那之后十年发生的事都是我在梦中遇见的。

又或许这两件事都不是在梦中发生的，如今的我就好像是电影中的主人公，穿越回了过去，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若是知道了我俩未来的结局，如今的我还会向她深情告白吗？

在胡思乱想中，只有一件事我十分明了，那便是我对青青那一尘不变的爱。假设我是穿越回了过去，那么也许我和青青求婚的那天就是今天，也许照着隐约的记忆，向她求婚，告诉她我愿意在毕业后，和她来到一座小城，过着简约的生活，我便能和她在一起了。

正当我想一股脑地将心里的话都倾诉给她，所有话提到了嗓子口时，一时间我又把一切词藻都咽回了嘴中。不是我犹豫了，不是我因为那未来十年可能发生的事而犹豫了，只是我也渐渐地变得理性了。在经历过那十年的事后，不论其是在梦中发生的，还是在现实发生的，我也渐渐地变得理性了，不再一味地想要不顾一切，和自己在意的人永远在一起。

此时填满我心中的不是想要和青青在一起那强烈的欲望，而是疑惑和担忧。

如今的我能给到她幸福吗？十九岁的我，十九岁就安于平凡生活的我，在未来能给到她幸福吗？想到这里，刚刚即将脱口而出的话又憋回心中。

“阿泽，你在这里别动，我去药店买些退烧药来，很快回来。”青青温柔地在我耳边说道。

我没有回应，只是看着她慢慢地远去。可是在她即将远去时，我又坚定地拉住了她的手。思前想后，也许这才是如今的我该说出口的话。

“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可即使我再爱你，我也明白，如今的我还无法给你幸福。若是十年后，等我在国外读完书，积攒了工作经验，有能力在回国后，给你一个物质与精神生活都美满的家庭后，而你那时也还未嫁，我愿意和你一辈子在一起。”

青青止住了远去的脚步，又回到我身边。耳边传来的仍然是那温柔的声线。

“哈哈，你个可爱的傻小子，你可真的会时不时说出些天真烂漫的话呢，多少会让我回忆起我在高中时的青涩回忆呢。我对你多少也有着感觉吧，但我还不能接受如今的你。你还太年轻，还没有尝过爱情是什么滋味，还没有在社会上闯荡，还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大的潜力，能在未来走到多远。而我已打算定居在无锡生活，只是想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又怎能束缚着你，让你放弃可能拥有的未来。当然，若是十年后，你成为了足够优秀的人，能给予你所爱的人幸福，而我也独自一人生活的话。到那时，我会把你当成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小孩，认真考虑你的求婚。”

我没有回复，只是在心中默默肯定自己说了正确的话。

“好了，你现在乖乖待着别动，我去次药店，很快回来。”青青口中的话依然

是那么的温柔。

2037 年 12 月

堂皇的大厅点缀着精美的装潢，四周的白墙铺盖上星空的深蓝，头顶的上空悬挂起一盏盏星型的小灯，仿佛一颗颗明亮的星，在夜空中都触手可及。而大厅中的我们，宛如置身于星空之下。

也许这是如今的我能为她献上的最美的婚礼，但我也没有忘记十年前的初心，还记得那时的我，只是希望着在一座平凡的小教堂中，布置几处简单的装饰，在神父的注视下，许下两个人相处一生的约定。

但时间总是能改变许多事，能改变一个人对婚姻的理解，亦能改变一个人对恋人的执着。不过，也有许多事，我一直努力地让它不受时间的干涉，而其中之一，便是我对她的感情。

此时站在台上的我，已经着上了西服，捧起了鲜花。现在想来，这也许还是她第一次看到我被打扮上如此精致的服装吧。也是，可能在她的心里，我还一直是个孩子，每一天都穿着宽松的运动裤，配上白色的T恤，丝毫不掩饰起自己的天真与幼稚，不为自己打扮上男性的成熟与魅力。

我往台下看，在人海中寻到了她的轮廓，双腿不自觉地向前走了几步，想更早一点看清楚她的脸。片刻之后，我终于看清了她的双眸。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互相交换了微笑，又随即把视线从对方挪开。仅仅是含蓄的一个眼神，我便安下了心。

如今台下的青青，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也是一对双胞胎的母亲。仅仅是对视中的一个眼神，我便知道，现在的她过得很幸福。

而如今台上的我，即将成为别人的丈夫，也即将回到上海，为了理想奋斗。
仅仅是对视中的一个眼神，我相信她也明了，知道我会一直善待今夜的新娘，一直努力着让自己在意的人幸福地生活着。

————— 完 —————